少年中國

"THE YOUNG CHINA"

第四卷 第十一期　民國十三年三月　每期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要　目——

宗教之俍——教堂・・・・・・・・・・・・・・・・・史坦曼
論國家主義・・・・・・・・・・・・・・・・・・・謝循初
中華民族獨立與國民大學・・・・・・・・・・・・・張夢九
甘地是怎樣一個人・・・・・・・・・・・・・・・・惲　震
中國國防問題之飛潛政策・・・・・・・・・・・・・曾　琦
介紹德國水利學大家恩格司博士・・・・・・・・・・沈　怡
文學史方法・・・・・・・・・・・・・・・・・・・黃仲蘇
琪珴康陶(戲劇)・・・・・・・・・・・・・・・・・張聞天
詩・・・・・・・・・・・・・・・・・・・・・・・曾　琦
巴黎寄妹書・・・・・・・・・・・・・・・・・・・曾　琦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分售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古今遊記叢鈔

■全書凡一千餘頁

■紙面洋裝十二册

■定價六元

■預約三元

本編搜集古今遊記之佳者。自漢晉以迄近代。凡四百餘名人。文亦四百餘篇。從海內藏書家及各處圖書館內。專集總集別集中選出孤本。居其多數。凡研究國文與地之學者。讀之既可見歷代文體之變遷。又可考今昔形勢風景之同異。誠一舉而兩得也。若與本局新遊記彙刊正續編並購。則又美具難并。洋洋大觀矣。

中華書局發行

樣本承索即寄

■民國十三年七月底出版

■預約六月底截止

■郵費每部一角半掛號費另加

中外地名辭典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WORLD

精裝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預約一元五角　預約六月底截止七月出版　郵費每冊七分半掛號另加

▶蕭山丁詧盦編著◀

我國地名辭典，前無專書；研究地理者，殊鮮參考之善本。是書遠徵博引，依據東西洋各國地誌，參證輿圖；旁及志乘、遊記，搜集中外圖籍至數十種。合中西各地爲一書，凡八千餘條，共五十萬餘言。其特色有八：

㈠是書關於中外地名——上自國名、都會，下至商埠、城鎮，以及名山、大川，鑛區、鉄路，靡不刊載。

㈡是書爲研究現今地名而設，凡涉及歷史上之古國名、古郡縣名，概不輯錄，以免混淆。

㈢外國地名，譯音至爲紛糾，本書悉從習見之譯音，以爲標準，並附列英文原名，可供參照。

㈣書後附英華文對照表，一覽瞭然，讀英文書者，亦可藉資研究。

㈤中國地名，民國以來，道縣等區，頗多增改。外國地名，歐戰後，變遷亦鉅。是書資料嶄新，內容豐富。

㈥各條雖以新地名爲準則；其舊時之沿革，亦說明於下，俾易瞭解。

㈦中外地名，至爲複雜——有異地同名者，以㊀㊁㊂㊃表示之。有異名同地者，以（甲）（乙）（丙）（丁）表示之。條分縷晰，朗若列眉。

㈧檢查各字，俱以中文筆畫爲次序；篇末英華檢查表，以英文字母爲次序，翻閱極爲便利。

基於上述諸點，故是書實爲研究地理最精詳之善本。凡政治家、教育家、實業家、旅行家，皆宜人手一編。

印有樣張　　中華書局發行　　承索即寄

裝飾佳品

下列各種都是裝飾佳品廳堂懸掛滿室生輝

五彩美術畫　**屏聯堂幅**　**歐美畫片**

本局特請美術名家，法繪各種五彩美術畫片，用十五套彩色石印，精美無比．已出九種，定價低廉，每種只售三角．

本局精選古今書畫，彩色單色，印刷精良，字畫清楚，與原樣絲毫不爽．綾裱絹裱，種類極多．另有目錄，函索卽寄．

本局特請美術專家，親到歐美各國，挑選名家畫片，分批運回．人物山水，花卉鳥獸，種類極多，定價克巳．

中華書局發售

中華書局出版

評校音注

正續古文辭類纂

正編 十六册 四元

續編 八册 二元

姚氏正古文辭類纂爲研究古文者必備之書。坊本雖多。訛奪殊甚。是書據最近徐氏精校本。姚氏原評外。有眞西山、歸震川、方望溪、劉海峯、梅伯言、曾滌生、張廉卿、吳摯甫、諸先生之總評眉評。復由吳興王均卿、沈伯經、兩先生勘審數過。詳加音注圈點。附增評語。彙撰作者小傳。三易寒暑始克告成。又王氏之續古文辭類纂。上紹姚纂。切近易學。閱誦宜先。亦經王均卿、王楚香、蔣殿襄、三先生詳加圈點。評注音釋。與姚纂一律。璧合珠聯。益臻美善。

新古文辭類纂稿本

全廿四册

定價五元

姚惜抱古文辭類纂。選擇精審。體例完善。治古文者翕然宗之。王氏續選繼起。有清中世之文略備。惟近代之文。去吾人愈近。研習愈亟。而選本缺乏。學校教課。學子研究。均覺不易搜羅。難窺全豹。諸暨蔣瑞藻氏。勤於讀書。見有可資諷誦之文字。輒手書之。積之數年。蔚成大觀。本局商取手寫稿本。付諸石印。以應社會之亟需。

▲著錄各名家一覽

薛福成 黎庶昌 張裕釗
吳汝綸 王先謙 楊峴
黃遵憲 孫詒讓 譚嗣同
王闓運 嚴復 易順鼎
繆荃孫 劉師培 陳寶琛
沈曾植 康有爲 林紓
廖平 唐文治 陳三立
鄭孝胥 張謇 蔣智由
章炳麟 梁啓超 馬其昶
樊增祥 吳增祺 羅振玉
此外尚有百餘人不具錄

少·年·中·國·學·會·月·刊

第四卷 民國十三年三月 第十一期

宗教之倀——教堂

Dr. H. Stadelmann著 沈怡譯

耶穌嘗說過：我的國度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就是創設教堂的念頭，他也從來沒有轉到過。他不過心理上受了一種暗示，覺得把理想的天國，告訴給大衆，乃是他的責任所在。至於天國的意義，原是很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然而與人的日常行事，不是毫無關係的。耶穌稱之曰天堂，天國，沒有別的用意，無非是叫人容易領悟的意思。

但是耶穌所生長的地方底那批猶太人，却已望救星久了。他們希望一個救星，能用宗教勢力來助成他們的强盛。超出自己所處的世界以外去想像別個世界的形狀，這原是人類的通性。所以猶太人那種對於宗教的渴望，也不足爲奇。但在他在背後却暗地設法把他造成功一種抗拒異教干預政治的組織，這就叫人想不到了。

耶穌自己除了把他所感覺到的道德觀念告訴給人衆以外，不曾存有別的意思。他的道德觀念，乃是叫人無爭，以創造大同世界爲目的。簡單說來，就是人人都應當極力培養天所賦予的博愛性，所以耶穌所謂天國，乃是當作一條路看的。並不是什麼目的。懂得「天國」兩個字意義的人，實在很少，恐怕除開耶穌幾個朋友以外，就沒有了。等到他一死，一般人對於天國的解釋，就更不同了。

當教堂發生的時節，別人也許眞把他當作一個超世的組織看待。在這個組織之中，許多信仰的靈魂是他的分子，頭腦就是耶穌。要在地面上表顯這種神聖，所以便造了教堂。這便是教堂成立的由來。在許多信徒中間，就有一種人冒了起來，并且也竟被大衆承認了，以爲他可以代

表耶穌的精神，便把敬禮耶穌的心理，來敬禮他，便造成今日的主教制度。這批主教竟有如首領一般，有管束全體一舉一動的勢力，所以屈服在這種由主教定的教律底下的人，都得沒頭沒腦的來信服他，也因爲都存了一種死後由此可以升入天堂的妄想。

時間久了，教堂在國家制度之下，簡直自成一種特別的國家了。我們只要把歷史拿來一看，總可看見他和國家怎樣爲權利而起的種種衝突。他們的團結，並不是基於什麼道義，簡直同個營盤一樣。那位教皇，所謂耶穌在世上的代表，就把教堂明明白白當作治理世間一切人類肉身與靈魂的一個專制國家。所有世界上的專制國家，都得向他匍伏稽首，他的威風，可以算是大極了。

只以道路告人從不曾授人以教義的耶穌，到如今却被許多好權好利的人，擺着他的招牌，冒着他的名字，編了許多鬼話來騙人，眼見了這種情形，眞不能不爲耶穌痛哭。

所可恨的，那教皇偏偏要混在政治裏頭鬧。他手下有兵，可以叫他們去作戰，也有土地，可以供他搜括。因此情形，所以人家又稱教堂爲宗教國。凡是 Oktavian Augustus（羅馬前一個專制帝皇）做過的，那教皇無不如法泡製。幾乎把整個兒的世界，都想收來放在他的手心之下。

所有帝皇的權威，都走向教堂去了。一般畫家，彫刻家，音樂家，建築家更是不由自主奴隸般的來和教堂當差。教堂的威勢，因此便浸浸然來到形式之上。自此以後，教堂便變成許多藝術家的雇主了。但是我們不要以爲教堂有提倡美術，培養人才的意思、他之所以豢養一般藝術家，無非爲利用他們來捧自己的場面。此外使一班信徒，見了這種形式上的莊嚴，更加引起他們對於天國的仰慕心。

五花八門的陳設，悠悠揚揚的音樂，點起大把的檀香，竟能把一所極

平常的屋子裏面，裝滿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空氣。人跑了進去，沒有不被他迷住了的。他的方法，眞不能不說是巧妙呀。但是還怕人來反對他，便造了許多天堂地獄的鬼話來引得人害怕。如果那冥頑不堪的，連這些話都不怕，他就會盜借世間最兇的刑罰來處置他。這是他們至今操縱一切人的手段。

在專制到極點的羅馬國裏，只要有人說，這個人與皇帝作對，就可以馬上把這人處死。教堂不但學會了這個方法，並且還發明了所謂除名的法則，禁止同他主張相背的書籍，甚而至於將公然反抗的人，處以極慘酷的死刑。(如擧火燒人，爲昔日教堂盛時見不一見之事。)

什麼叫做禮拜?做禮拜就是要人捐錢。自羅馬王朝以來，人民已是勒逼慣了，不論什麼人來要錢，沒有不捐的。教堂看破了這個弱點，便大施其敲詐之伎。可憐的人們，爲求不可知的幸福於未來，拼命將全家財產都捐進去。教堂的位置，便因爲經濟的充裕，更堅固上一分了。

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在教堂勢力之下了。他比羅馬時代的專制政治還要利害，因爲他的權勢，超出人的心靈之上，橫行起來，大多數人都不敢惹他。他并且眞把人迷惑住了，因爲他儘管擴充他自己的勢力，但是口裏總說爲人類謀幸福，其結果自然有一批人來相信他。

如果人肯懺悔，教堂就可以減輕他的罪惡。所以做了任何壞事的人，只要肯說出來，罪名便好如取消了。他們又造了人到世間與罪惡俱來的話，所以做了人，不管犯了罪惡不曾，只有懺悔一法。要懺悔，非向教堂投誠不可，不然是不能升天堂的。哈!好妙的把戲呀!

誠然，教堂可惡的地方很多，然而也都是因爲他善於逢迎人的心理，纔有那樣的地位。譬如教堂裏常有許多歡樂和熱鬧來安慰他的信徒，窮極裝璜的盛會，大規模的遊行，都叫人好像重見了羅馬盛時的朝儀一般。

敎堂又知道羅馬時代的人對於婦女的崇拜，是發過狂的，所以他便造了許多無從證實的謠言，描寫天國裏婦女的優美；但是他眞狠心，不曾給地面上一個或半個。

對於精神衰弱的人，敎堂有時確可以給予安慰，這是不可抹殺的。但是考他的動機，總還是脫不了一種自私的心意。就如敎堂嘗廣建寺院來供給厭世悲觀，或感覺生命孤獨的人居住，用意看來是很好的；然而不久又成爲他的武器了。他們收容了許多人，就造了醫院學堂來叫這些人去服務，表面上是大做其好事，實際却是擴張自己的勢力。

自敎堂勢力侵入敎育以來，他就直接把所有世間的新生命，都一把抓到他的手裏去了。由他的意思來造作，要這些人怎麽樣就怎麽樣。

浸至於現在，宗敎之國便成了這個世界上最有力的一個專制國家，和耶穌的理想國（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剛巧成個反面。中間來了幾場變革，這種情形就中斷了。敎堂自身的勢力，漸漸分裂而成爲無數的小勢力，分佈在所有國家之內。經過改革以後的敎堂，總算同從前所有的信條都脫離了，但是和許多國家都聯絡上了。國家嗣後便借了他的力量來造成他今日的勢力。所有人民都能盲目地服從他，也就因爲這種原故。

好好自由的生命，都完全束縛住了。爲適應這種束縛的生命，所以人類在世間種種生活，組織，當然自成一格。我們只要將今日所有國家中的設備，如經濟，學校，法律，婚姻稍稍研究一番，便不難看出他的關係來。目前的人，儘管痛苦現代資本主義的流毒，那知他的種子，早巳種下許久了。一言以蔽之，都是敎堂與國家，相互爲惡，掠奪人生的結果。

在國家裏敎堂處處干預國家的政治，計較此世的利害，簡直同個政黨一般無二。只要他的勢力能擴大，耶穌的道理都可以不管。可憐一個好好的理想，已是被他弄得一點影兒也沒有了。

究竟一手難以掩蓋天下的耳目，到了一九一四年大戰起來，所有强權主義和人生衝突之點，都露了原形了，由此敎堂也失了他向來的勢力和所受人家的信仰。 多少機會都錯過了，敎堂之無意與人爲善，也完全證明了。 他不曾在戰時出過一回頭，宣傳耶穌的眞道，他不曾誠心領人向正路上走過一次，他却是反過來，幇人來毁滅人類的道義，脅肩諂笑去討强權的好。

當羅馬專制制度到了末路的時候，天堂的念頭，就不自然而自然的代興了。 也因爲那時的人嫌惡那制度已到了極點，所以他纔能迎機而入。 那知換湯不換藥，敎堂却就是他的衣鉢弟子。

歐洲的進化，一半送在羅馬專制手裏，一半送在敎堂手裏。 什麽國家的組織，科學的進步，美術的發達，人生的意義，處處都與敎堂有關係，並且都被他矯揉造作過，所以纔成今日這付樣子。

因爲進化的來歷如此，所以歐洲纔有今日這般的末運。 强權的西洋鏡，在歐洲雖已拆穿而又拆穿，但是歐洲人的神經，過於弱很了，還是脫不了他的束縛。 國家與敎堂聯起手來，努力把這些人的思想，錮閉了好幾百年，什麽哲學，什麽自然科學，都不能幇一點兒忙。 唉！好可憐的生命呀，你是被錮閉久了。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以上見老子）

在一個國家裏有過這種哲學的，還有敎堂的立足地嗎？

他難道還有道理硬擠進去，來破壞人的生命嗎？

强權是無往而不與生命，不與「道」作對的。

敎堂在歐洲之有地位，還可以說是由於舊思想的傳襲。 無論他怎樣

霸道，總還切合歐洲的情形。現在他在歐洲的假面具，已揭破了，難道他還想在一個自己好好能發展自己生命的國家裏來害人嗎？

背後藏着强權的假面具，表面總是很可愛的。

現在的强國，每每喜歡送許多教堂到別的國家去，好遂他從中取利的心願，這已成爲近世屢見不一見的事。

教堂難道想爲中國創造一種新的道德觀念嗎？唉，只要他創造過！只要他懂得人生的意義！我也就沒有什麼說了。

"人類應取的道路，就是做那無强迫的"。

"一存依據天國的念頭，便什麼事都毀了"。

强權自私，已把歐洲弄成今日這個樣子，但願世界上的人都以此爲殷鑒！（完）

歐洲各國，都是飽經過宗教（尤其是舊教）的荼毒的，所以明達之士，一聞此二字，便有談虎色變的樣子。史氏此文，到處都露此態，其不滿意於宗教，尤充滿字裏行間。他是一個十分崇拜東方文明的學者，他唯恐昔日歐洲的經歷，將重演之於東亞大陸，所以特地引證往事，爲本刊做這篇文章來警醒我們。其實世界風氣日新，教會無論如何努力，從前的卓越地位，已是萬不能恢復的了。故在我們看來，倒不見得十分可怕。神父牧師們這些無意義的舉動，或者反只博得中國的有識階級站在傍邊冷笑！

教會操縱教育，而其意並不在此；在我國亦有此狀，這種用心，是很可厭惡的。這一層倒要希望掌教育的人加以相當注意纔好。末了我還要感謝史先生以如此公私忙碌的人，肯爲我們做這篇文章。

德國德蘭詩頓，十二，十二，十五，怡識

論國家主義

謝循初

一

「國家主義的教育」,顯然是個表白教育目的的名詞。按這個名詞之提議者的意思,「確定國體」,「綿延國命」,爲今後中國教育應取之目標。在大家都談方法而不甚介意於目的的今日中國教育界中,在國體飄搖國命喘息的今日中國,這個鮮明的標幟,定能喚起一般人的今是昨非的感觸,定能激發一般人的捨己救國的熱忱。但感觸熱忱,往往成爲朝生暮死的現象,愛國情操,容易奮興,容易銷沈。欲謀持久的愛國心,決不能專恃感情的文章,謾罵的論調。說幾句「咳!民族底血性安在!民族底羞惡心安在!」的話,未始不能激發青年的血性,喚醒青年的羞惡心。罵幾句「艷炫高底的皮鞋,西洋脂粉,都是自殺底毒劑呵!」未始不能使青年自警,「不要徒事販賣洋貨」。但這種急性的教育,我不信終能收滿美的効果。我近來深信一切改革,不能專求滿足吾人感情的要求,理智的要求也要顧到。於情可順於理不可通的愛國論調,充其量,亦不過能收一時的速效而已,於鼓鑄國家意識的眞目的,恐終不能達到。我不是反對用感情的說話激發青年的愛國熱忱,我尤其不是反對以國家主義爲教育的目的,我現在是要知道「國家主義的教育」是什麼。在羣衆發育期中,國恥的紀念,國榮的追頌,極易號召青年,極易喚起青年愛國的反應。但是倘若我們的說話,經不起愼思明辨,我們只能號召青年於一時,難團結青年於長久;只能喚起青年一時的愛國反應,難喚起青年持久的愛國反應。故我不揣冒昧,於「國家主義的教育」初倡時,欲做一點分析的理解的功夫,以商榷於我諸同志。

「國家主義的教育」之價值,全視國家主義之價值如何而定。 若不知國家主義爲何物,必不能空談「國家主義的教育」。 故我現在不講「國家主義的教育」,僅論國家主義。

二

國家主義可分兩面討論:一國家,二國家主義。 國家是什麽?國家主要的條件是什麽?國性爲何物? 是屬於第一面的問題。 國家對於個人的價值爲何?國家在世界所佔的位置應如何? 是屬於第二面的問題。 第一面是分析國家,第二面是估定國家主義的價值。

「什麽是國家?」本來爲歷史家政治家已經弄成爲很繁雜的問題,現在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又插起口來, 所以很繁雜的問題差不多變爲不知從何說起的問題了。

向來歷史家政治家大都認國家與民族是同一的或應該同一的。 國卽是家的放大, 國民卽是同胞。 一羣民衆是否能認爲獨立的國家,大概視其血統是否純一爲定。 血統愈純一,團結愈堅固。故國家之惟一的或最重要的條件爲血統的純一。 這顯然是一種不察事實的謬見。 人類發展史中,時有國家滅亡國家發現的變遷, 此決非民族興亡的變化。 民族之興亡,一由移殖,一由繁殖。 此二變化或伴國家興亡而起,或與國家興亡無關。 況所謂血統的純一, 完全荒誕無稽。 世界各國, 勿論中外古今,無一具有血統純一的條件。 中國當先秦時期,「疇昔所謂夷狄——如秦楚吳越等——悉混成於諸夏」。 到了晋朝,五胡亂華,異族的血,又浸入所謂漢族的遺傳中了。 自滿人與漢人通婚後,漢族的遺傳中又添一種雜血。近來中國人與外國人結婚者,不一而足,東西洋的血,又要混入了。我們所謂漢人,簡直是一種雜種。 豈特中國人是如此,世界各國也是這樣。 Keane 說英人是色勒特族與條頓族的雜種 (Celto-Teutonic),法人是意比

月族與色勒特族與條頓族的雜種(Ibero-Celto-Teutonic),意人是立溝月族與色勒特族與意大利族的雜種(Liguro-Celto-Italic),俄人是芬蘭族與斯拉夫族的雜種(Finno-Slavonic),德人是斯拉夫族與色勒特族與條頓族的雜種(Slavo-Celto-Teutonic),普魯士人是來特族與條頓族與斯拉夫族的雜種(Letto-Teutonic-Slavonic)。美國人不用說,是世界最雜的雜種。民族之混合,在美國到了「沸度」了。若以民族純一爲國家的公準,則今日世界各國無一能認爲眞正的國家。

三

國家與民族不是同一不能同一,已不成問題了;但民族與國家是否有關係,仍待探討。個人的行動,一方面受環境的影響,一方面受遺傳的限制。國性是不是如此?國家的强弱,究有幾許是民族性的結果?民族性能不能決定國性?對於此類問題的答案很多,但大概說來,約有二種。一說民族性極柔,隨環境之模型而成物;「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民族性既不能常住不變,何能決定國性?決定國性者,教育是也,歷史是也,環境是也。此說可以美之 Boas 法之 Durkheim 作代表。一說民族性雖受環境的影響而有所變形,但其本質却永遠保存。各國國性之不同,追根究源,民族性使然也。民族性是遺傳的,故國性也是遺傳的。此說可以英之 McDaugall 美之 Goddard 作代表。此二說也,孰是孰非,爲「國家主義的教育」的生死問題。若後說爲是,「國家主義的教育」根本上便不能不縮小範圍。若前說爲是,「國家主義的教育」始有極大的功效。余家菊君未逃明此點,或以 McDaugall 之說爲是[2],故惹起楊效

1. Keane: Ethnology, P. 201.

2. 見國家主義的教育, PP. 1—25.

3. 見本刊,四卷,八期,會員通訊欄, PP. 1—3.

春君的疑問[3]。 現請略述二說之得失。

大家都知道 McDaugall 是位篤信本能勢力偉大的人。 他以爲本能或內在的趨向爲人類一切活動惟一的動機[4]。 爲思想一貫計，他不得不說遺傳的民族性是決定國性的要素。 黑人與白人性情之不同，英人與愛爾蘭人氣質之不同，法國思想偏於演繹英國思想偏於歸納，東方民族信佛教信命運，歐洲民族信舊基督教信新基督教，皆民族性使然也[5]。 他好像又信民族性有高低的差別，所以不主張英人交還印度人的主權，美人交還菲利賓人的主權[6]。 我們現在可引他的一段話，來作他的全部思想的代表吧。 他說:

「我們可用想像力，來設想在五十年內，英國初生的嬰兒全與法國初生的嬰兒交換。 五十年後，英國的國民全是法國種，全具現在的法國民族性;法國國民也變成英國國民。 結果要怎樣? 或者一切事業暫時進行如常。 語言，法律，宗教，政治，一時不會發生猝然的變化。 不信民族勢力偉大的人，或者要指此事爲他們自己見解的明證。 但不久變化即開始發現。 在一百年間，英法兩國的制度定要交換。」[7]

McDaugall 用這種見解，衡量世界各國的國性。 一國之生活開拓與否和諧與否，根本視其民之內在性純一與否爲定。 他的結論是:「內在性之純一爲開拓的和諧的國家生活之最主要的條件」。

此種論調，我們不必費事旁引他人的見解來反駁，也不必搜集別種事

4. 見 McDaugall: 社會心理學

5. 見 McDaugall: 羣心，155—161.

6. 同上，P. 164.

7. 同上，P. 165.

實來否認;我們只要細心審讀他自己的著作,便能發現此說之不十二分確實。 McDaugall 自知此說很難概括已知的事實,故設兩條臆說以自圓其論。 第一他說美國是他的結論之例外[8]。 他解說美國國性時,竭力推重環境的勢力。 外國學者有一句常說的話:「Exception proves rule」(例外證實原則),眞眞不錯呵! 第二他認 Weissman 所證實的現在生物學家所是認的獲得性不遺傳說,是個武斷[9]。所以他以爲環境的影響敎育的效果能一代一代地遺傳。 倘若 Boas 等能接受獲得性遺傳說,我想他的見解不會與 McDaugall 的衝突。 再倘若 McDaugall 接受獲得性不遺傳說,我也想他的論調不會與 Boas 的不容。 假使我們把「什麼是國?」這個問題弄清楚了,這種衝突這種不容,便能自行融解消散。 所以我現在不再引徵 Boas[10] 等的說法,仍來討論我們的主要問題吧。

四

國家旣非民族,民族性又不能完全決定國性,那麼,國家究竟是什麼?平常一班人所謂「土地人民主權」三要素,顯然不足以滿足我們分解的要求。 土地同人民同主權稍異的國家,如中國希臘等,何以有昔盛今弱之不同? 無土地無主權人民散居全球的民衆,如今日的猶太人,何以有萬衆一心造成一國的趨向? 此皆非「土地人民主權」說所能解答者也。 「土地人民主權」可說是國家的條件,但决非即是國家,也非國家重要的條件。美國哲學家 Perry 說:「國性是一種心境(a state of mind)」[11]。 心理學家 Pillsbury 說:「一國即是萬衆一感的羣體, 即是準備爲羣體的利益犧

8. 同上, PP. 173—175.

9. 同上, P. 168.

10. 關於 Boas 的見解,讀者可參考其名著原人心理

11. 見近代思想之衝突, P. 381.

牲個人的羣體，卽是萬衆共進的羣體，卽是萬衆同情的羣體，各個分子欣幸羣體的進化，悲傷羣體的退步」[12]。 他倆的見解，在這方面，代表近代國家論的趨向，而皆不重視「土地人民主權」。 所以我們可以說，國家問題，根本上是社會學的問題心理學的問題，特別是社會心理學的問題。

用社會心理學的眼光來看，國家有二重要的原素，一爲社會遺傳（social heritage），一爲國家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 此二原素，好像二大心理的連環一般。 一個把時間貫通，聯絡古往今來的人民。 一個把空間打破，團結東居西散的庶衆。 無國家意識的羣體，不能造成同一的「心境」，不能「萬衆一感」，不能「萬衆共進」，不能「萬衆一情」，也更不能羣策羣力，這樣當然不能成其爲國。 無社會遺傳的羣體，只能說是「羣衆」（Crowd），不能認作國家。 凡無歷史的團結，易聚易散而國家爲人羣中極堅的羣體。 所以我們結論：國家是社會遺傳國家意識合組的人羣。 但何謂社會遺傳？何謂國家意識？還要略爲說明。

五

人類行動，是先天性與後天性的集合。 後天性有個人自己獲得的，有個人由別人承繼的。 凡個人互相傳授的「行動」，皆爲社會遺傳。 一社會的遺風遺俗遺法遺訓，皆是個人互相傳授的，所以皆是社會遺傳。我們衣食住的方法，我們的職業，我們的語言文學，我們思想的工具，我們社交的禮節，我們的社會制度，無不是我們先祖的遺產。 我們自呱呱墮地時，卽浸潤在這個享受不盡的遺產中，卽發育在這個取之不竭的遺產中。倘若這個遺產毀棄無餘，我們卽刻便不能生存。 英國政治家Wallas說得好：

「假設地球爲 Wells 所設想的彗星衝毀，結果假設每個現在生存

12. 見國性與大同的心理，P. 5.

的人皆失去從前代所獲得的智識與習慣（雖保存他的發明力記憶力習慣力），則倫敦或紐約的居民在一月內要死去十分之九，六月後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九也要死去。他們無語言以表達思想，也沒有思想，僅有模糊的幻想而已。他們不能讀告白，不能駕車乘馬。他們要隨從數個領首的狂呼而奔，渴則投入水中，飢則掠奪食店，或者不免重演食人的故事。鄉間的人民也不會發明儲食，豢養家畜，取火，做衣的方法。不消化病或痺症皆能致命。數年後寒溫兩帶必將靡有孑遺。白種人或要全體死盡。僅有少數的原始民族能以菓品小動物為生，得苟延其命於人類初發展的熱帶。他們慢慢地積起一種新社會遺傳。」[13]

人與動物的區別，卽社會遺傳之有無的區別。文明人與原始人的區別，卽社會遺傳之多寡的區別，各國國性之不同，也卽各社會的社會遺傳之不同。我們吃飯用碗箸，西洋人吃飯用刀叉；我們說「狗」，英美人說「dog」，法人說「chien」，德人說「hund」；我們談「太極」說「陰陽」講「理氣」，西洋人論「唯理」述「經驗」重「批評」；我們拜祖宗拜佛，西洋人拜上帝；以及於習慣風俗制度文物各各不同，莫不由於先祖傳法各異有以致之也。至於性情方面，恐有人要很躊躇地認他亦爲社會遺傳。中國人好靜，西洋人好動，恐有人不猶豫地說是兩種民族根性使然的；但我們只要比較東西兩種的家庭敎育小學敎育先祖遺訓，便明白此說之不可靠。各國國民性情之不同，也是社會遺傳的產兒，或卽是社會遺傳。

關於社會遺傳有三要點，我們須切記在心，不然，我們對於國家主義難免誤會：

(1)社會遺傳的來源大多遺失難考，我們授來傳去又大半以不知不覺

13. 見社會遺傳，PP. 16—17.

的方法爲之，所以我們往往覺得社會遺傳是天賦的，非獲得的。笛卡兒的先天觀念說，康德的範疇論，皆是昧於思想的社會遺傳之所致。孟子的良知良能說，也是如此。就是我們的良心，也是社會的產兒。原始人與文明人的良心不同，只有社會遺傳說可解釋得公允。不過我們一生下來便生活於社會遺傳中，使我們無意識地受之而不能有意識地感覺其來源。

(2)社會遺傳有的是我們祖先自己的創業，有的是我們祖先「販賣的洋貨」。我們的服裝不是漢人固有的，我們的樂器有些是異族帶來的，我們的宗教有些不是祖傳的。不特中國是如此歐美各國莫不皆然。現在歐美思想的工具宗教的信仰社會的制度，那一方面不享受希臘猶太羅馬的餘蔭！民族間的交通愈便，文化的洋貨販賣愈旺。中國自開禁以來，「東西洋貨」，遍國皆是。下自飲食起居，上至政體思想，無不雜有舶來的社會遺傳。這種現象，在國家主義的眼光之下，究竟怎樣，我們等一等再說。

(3)社會遺傳，以今日的價值公準來估量，有的價值高，有的價值低，有的或者沒有價值。販賣的社會遺傳也是如此。中國人「無入而不自得」的情態當然有相當的價值，而中國人「問神求卜的人生觀」却不能說有價值。外人的侵略政策當然不能說有價值，而外人的科學研究却不能說無價值之可言。

六

社會遺傳的重要固如此，但單有社會遺傳仍不能成國。希臘昔有燦爛的社會遺傳，而今國勢安在？吾中國過去的社會遺傳，何等豐富！何等輝煌！而今國威安在？此無他故，國家意識缺乏或曖昧故也。

社會遺傳是過去的歷史，國家意識是現在的羣心。過去的歷史必要變成現在羣心的內容，始有衆志成城的效力。換句話說，現在的國民必

要共同意識過去的社會遺傳，必要共同努力重修過去的社會遺傳，國家始能堅立。約言之，國家意識爲國家最重要的成分。McDaugall 說:「一國卽是享某度政治上獨立權而具有一國心與國性的民族或庶衆，因其有國心國性，故能國思國意」。[14] 「國心」,「國性」,「國思」,「國意」，皆是國家意識的部分的名稱。藉此可知國家意識之重要了。他又說:「假設一羣庶衆具備地理的歷史的經濟的國家條件，倘若沒有團體的自我意識，不能以羣衆精神表現團體的意志，仍不能成國……」[15]這話甚是。

個人的自我意識，是人們羣居的產兒。倘若一人生下來便過絕島的生活，他永不會有自我意識。我們必先知道有他我，然後才曉得有自我。我們只有在人羣中認識我們自己。「爾爲吾鏡吾爲爾鏡，相互反射各自的畢生」。個人意識之發展是如此，國家意識之開拓也是這樣。倘若一國孤立無鄰，沒有强國模仿，沒有外患侵擾，則國家意識卽有亦必暗。反之，鄰國愈多，競爭愈烈，國家意識愈明。戰國時，各國的團體意識很顯著。梁惠王圖「利國」之方，齊宣王謀「覇國」之道，滕文公問「得免」之法，皆代表當時各王惟國是圖，不計私人的利害。甲午以來，國內先覺，奔走呼號，倡「救國」之論，爲國捐軀者，不計其數。此皆足以證實國家不能孤生獨存。我們只有在國際中認識自己的國家。各國互相對照，國性始能畢露。所以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似，似相反而實相成。

國家意識既是國民共同的「心境」，而國民又散居四方，所以鼓鑄國家意識之器，不得不推重交通。若一國沒有敏捷的交通，對於外人的凌辱舉動要有全國一心的狀態，定不可能。美國在加入歐戰前，民意見紛紜，

---

14. 見羣心，P. 141.

15. 同上，P. 224.

一旦 Lusitania 沈沒,憎惡德人殘暴之情,即時滿溢全國。交通不發達的國家,曷克臻此!

我們對於「何謂國」的話,已經說了這些,現在來論國家主義吧。

七

各國的社會遺傳,彼此不同,此是彰明較著的事實。我們現在要問提倡國家主義者為什麼要保存這個不同,要開拓這個不同。這種不同,對於本國,對於世界,究有何種利益?我們最好在略述國家主義歷史後,再答覆這個問題。

中國國家意識極不明,人所共知。除分裂及外患侵擾時,除歷來「忠君」的運動,差不多無旗幟鮮明的國家主義之可言。在歐洲方面,國家主義的歷史不長。中世紀是個混亂的統一時代。到文藝復興時,統一破裂,各地方謀獨立運動。所以歐洲的國家主義是始於文藝復興時代。

雖然,文藝復興時的運動,却不是國家運動。當時的思潮是傾向於政府的獨立,非團體的發展。國家的情操,直至革命時代方才誕生。英國政治學家 Burns 敍述革命時代的理想說:

「國家主義即是各羣特殊的民衆獨立發展的主義。民族的土話成為文學的法律的語言;不同的風俗蘊含在各民衆的法律與政府中;此與文藝復興時的朝代集合,迥不相同。這種新國家主義,是以各特殊的民衆之共性為基礎。民衆成為興趣的中心;民衆是國家,非政府是國家」[16]。

國家主義的要義,即是各羣民衆的個性發展。他雖為一種情操,不是一種政策,但其勢力却偉大。Burns 說:「他使西班牙由一八零六年至一八一三年反抗法國政府之侵略。他使拿破崙失敗於莫斯哥,使德國復

16. 見政治理想, P. 184.

與，他雖爲維爾納和平會的政治家所輕視，但仍然繼續發展，到一八四八年，竟成爲一種確定的政治理想。所以 Lord Morley 說，國家主義，由本能成爲觀念，由觀念成爲抽象的原理，由抽象的原理成爲熱情的成見，最後成爲武斷卽今日之形式是也。」[17]

近今的國家主義，在消極方面看，是革命的。革朝代式政府的命，革外人侵略的命。「少年意大利」建設在三大不可分的原理上：獨立，統一，自由。換句話說，與人必出國，內亂必平定，政府必民主。在積極方面看，國家主義是建設的。發展特殊的國性，開拓特殊的文化。

八

我們現在可以回到剛才所提出的問題——特殊的社會遺傳何以有發展開拓的必要？

(1)個性的摧殘，卽是天才的抹煞。特殊的社會遺傳之摧殘，也卽特殊的文化之抹煞。各國的社會遺傳，總有幾許具有世界應保存的價值。美國社會學家 Todd 說：「一方面以社會的材料創造眞實的自我，一方面以個人的個性復新社會的遺傳，此是自然解決個人與社會之困難問題的好方法。」[18] 我們可以說，一方面以世界文化的材料創造眞實的國家，一方面以國家的個性復新世界的文化，此是我們人類解決國家與世界之困難問題的好方法。但這種「創造」，這種「復新」，別國必不能越俎代庖。不然，個性必消失，不特眞實的國家不能創造，卽世界文化也不能復新。Burns 說：「以往的史事，證實凡被剝奪政治生活的國家，其工作皆少有價值；凡具有政治獨立權的國家，其藝術科學皆有貢獻於世界文化的進

---

17. 同上，PP. 184—185.

18. 見社會進化論，P. 46.

19. 見政治理想，P. 179.

步。」[19]

(2)在實際方面,沒有一種方法可以統治世界。法律政治,若不顧及地方色彩,便不能施行。羅馬之一敗塗地,追根究源,因爲他的統一是浮面的,混亂的。感覺地方色彩,光大地方色彩,惟本國人能之。

(3)對國內而言,國家生活是極豐富的生活。人類生活無時無處不是羣的生活。生活惟有在羣中始能充分表現。但羣的生活方面最多的,莫若國家。個人的個性發展最完備的,也莫若藉國家生活所發展的。國家卽一大社會,國家生活卽一大社會的生活。大社會的生活,才是眞正的生活。McDaugall 說:「團體的精神,能使民衆超脫個人的自私或家庭的自私。但愛國情操,格外提高個人的品性與行爲。因爲只有國家是眞正地長生不老,後有綿延的歷史——犧牲的歷史,英雄豪傑活動的歷史,前有無窮的將來——種種繼續的進化發展之可能,個人活動的結果之保存。」他又接着說:「只有國家是完備的有機體。」[20]

九

國家對世界可貢獻其無二的文化,對個人可供給發展個性的機會,其價值之高昂不言可喻了。但國家主義究有流弊!反對國家主義最烈者,大概有二派。一派爲哲學式的無政府主義,要罷斥一切政府,以謀個人絕對的自由,卽 Kropotkin 與 Tolstoi 等所主張的論調。一派爲極端的世界主義,政府雖可有,但人類的地理界限,語言界限,種族界限,心理界限,必盡量打消,以謀大同政治。此二派主張雖不同,但反對國家主義的理論却是一樣。

(1)國家情操,卽是憎惡的情操。愛自己的國,卽是憎惡別人的國。英國鼓吹婦女主義的 W. L. George 說:「忿怒卽所謂國家意志之精靈是

20. 見羣心, P. 247.

也」。 憎惡忿怒，爲國際間的戰爭之導火線。 德法爲 Alsace-Loraine 的問題，彼此嫉恨成仇，卽是一例。

(2)國家主義，崇拜自家的社會遺傳，輕視別國的社會遺傳，往往偏倚不公。 從前德人「跪拜」Kultur——德人之特殊的人生觀價值觀等——幾成一種狂信。 所以自尊爲上帝的選民，代上帝征服世界。 因其自尊，故不能持批評的態度，以估量自家的社會遺傳。 結果：盲目的自大——文化進步的障礙物。

(3)國家主義，極易養成個人以國家爲萬物的公準之心習。 但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東西，不容有國家的色彩。 科學極端反對國家化。 嚴格地說，科學卽是科學，沒有什麼德國的物理，法國的數學。「眞」是如此，「善」,「美」,亦莫不然。

(4)鼓鑄國家意識，不得不用崇拜本國的英雄偉人的方法。 但民衆的崇拜，無往而不是形式的崇拜。 大家都知某人名姓，若詰之以某人活動之眞正的價值，恐怕皆要瞠目不知所對。 杜威曾說過：「各國自傲其大人物，而德國自傲其爲 Luther 之祖國」。 這種自傲，好像有點便宜德國。

十

若是上面九節所說的話大致不差，我們現在便可以追緊一步追問：以中國現況而言，我們應否提倡國家主義？若應，當怎樣提倡？第二個問題比第一個難答，因爲我們只要回想我們先祖的遺產，只要一看我們遍國的洋風，只要計慮我們虎視的强鄰，我們便不由得不連說「應當」....「應當」。但我們要小心，不可造次，要切記在心在弱國爲國家主義在强國卽爲帝國主義。 我們也要切記在心國家主義極容易激起狂信，極容易釀成自迷。德人的失敗，我們當常引以自警。 鼓鑄國家意識，不成問題，卽造成憎惡的心理，亦無多大的妨害。 若是我們認外人侵略强奪是人類羣居的罪惡，

這當然要惜惡的。 不過國家意識，究以何物爲其內容，是個很麻煩的問題。 要只說社會遺傳?很危險!一則我們的社會遺傳，决非盡有價值的。若以無價值的先祖遺產，轉入熱烈的國家情操中，我恐怕將來有人要說男尊女卑爲吾先聖的遺訓不可廢棄。 再則外來的社會遺傳，有些爲我們中國文化所不可缺少的。 倘若「排外」的心理風靡一時，恐怕不特有人要主張不着洋服，不吃洋餐，不娶洋夫人…………，或者也要有大聲疾呼不讀洋書!不進洋學堂! 不要洋科學(這是神經過敏的話!) 什麼我中國皆有!現在提倡國家主義者的眼光，定然不至於這樣淺隘。 大家都說我們提倡廣義的國家主義，請諸位不要誤解。 但除非你把廣義二字詳解明晰，我總難理會得不至於誤解。 我這篇文章正當陰歷新年着手寫的，當時適有幾位同學來寓便談，我便問他們，有些人(我自己也是一個)提倡過陽歷新年究有何理由? 有位答說:「陰歷與外國時日不一致不方便」。 我又問:「恐怕只有外交官感受不方便，於你我一般平民有什麼不方便?」大家一笑。將來國家主義若流行全國，我想類似這種的疑問必滔滔流出。 所以我個人以爲在今日的中國，提倡國家主義，要不欲免去可能的弊端則已，若欲免去，當以研究的態度參合熱烈的情感，來整理並宣傳祖先的遺業。 我覺得梁任公近數年的學術講演，其「發揚國光」「紀念先烈」的功效，甚過於國慶日，國恥紀念日的普通痛哭流涕的演說。 讓我們提倡光明磊落的國家主義吧!讓我們激發理智化的國家情操吧!約言之，讓我們鼓吹於情可順於理亦可通的國家主義吧!

中華民族獨立與國民大學

張　夢　九

本會會員張君夢九，最近曾將英，法，德，美，丹麥，瑞典，挪威，等國國民大學辦法及其成效詳細介紹國人，批露於上海新聞報，全文近三萬言，連載八次，中華教育界第十三卷七，八，九三期曾轉載之。茲將其結論轉錄本刊，請會內外同志加以注意。　　(編者)

〔一〕國民大學何以對於中華民族爲必要

中國法律政制，百分之九十，仿自日本。 日本法律政制，百分之百，仿自歐美。 惟日本獨未採用國民大學，似中國應否採用，猶待考慮；若眞有人以此懷疑，可謂大誤！第一日本已厲行強迫教育，又加以新聞發達，故於國民大學，略可從緩；第二在今日歐美眞正識者眼中，只認日本爲強國，而不認爲文明國，其原因一則以其無固有文明，二則以其國民程度不足，換言之，卽全國不知注意國民大學故。 況今日中華民族，猶有下列種種情形，益覺國民大學，不容刻緩！

一、爲普及教育準備計　普及教育之法，除政府權力可以強制外，只有國民自爲。 若以此望諸政府，則必先待統一；統一以後，猶必待內政整理；內政整理以後，猶必待調查戶口，然後或者可以制成法案，提交國會。其間卽統一一事，何時可以辦到，何人可以辦到，卽辦到後，當須若干手續，若以此望諸政府，恐至快非一世紀內所可望！假若國民自爲，先在北京上海各設一個模範國民大學，北京滿期之學生，卽以推廣蒙古青島及北方各省之國民大學；上海滿期之學生，卽以推廣南洋西藏及南方各省之國民大學。 以次由省而縣，由縣而鄉。 若辦到各鄉皆有國民大學，則記者敢斷言至遲十年以內，國內受教育之人，必佔國民全體十分之七八以上；已受教育之人，其能力必較今日增加十分之五以上。

二、爲養成國民信仰計　一部民族興亡史上，凡新興民族，若日耳曼若斯拉夫，若拉丁，若盎格魯撒克遜，莫不以有國民信仰而興。至於衰廢民族，若猶太，若希臘，若印度，莫不以失國民信仰而廢。所謂國民信仰者，非宗敎之謂，乃國民有無希望與抱負之謂。中國國民信仰，向來集中於政府；迨政府破產，遂移於名流偉人；迨名流偉人相繼破產，於是狡猾者羣起媚外，善良者入於絕路。而所謂國民信仰，掃地以盡！於是善識時務之士，或欲借用耶穌，或欲創設邪敎，或欲自造偶像。凡三種人，不惟其無成將無益於國人，卽使一時小有結果，亦只以破將來國民之信仰。爲今之計，只有將歷史上眞正固有文化，與夫中國人優點，編爲倫理講義，作爲國民大學講演，使家喩而戶曉。先使國人有共同抱負，然後國民信仰，於是乎出。

三、爲養成國民組織力計　西洋社會，建在組織，中國社會，建在感情。以理而論，中國人應竭力保守其感情，而他方盡量吸收西洋之組織，然在事實上，則絕對相反！今對於社會對於家庭之感情，幾日見澆薄以盡；而對於他人之組織力絲毫未能接收。今日人心所由日趨詭詐，社會所以日卽於腐敗，其重要原因，卽在於此！爲今之計，除一方尙應竭力培養感情外，最要莫過於養成國民組織力。而其下手工夫，莫過於普及國民大學，以提高國民程度。

四、爲統一中國計　今日中國統一雖早已無望，而統一之機未絕。所謂統一者，非武力統一，乃國民統一之謂。中國之不統一，與其謂由於羣盜割據，毋寧謂由於國民能力不足。試看世界之國，無論爲中央集權爲地方分權，何國無强盜？抱擁地稱兵，掠奪他人，以奉一己，而子孫尊榮萬世之思者，何國無有？然而舉世之上，除中國外，殆無國不統一者！祇由其國內有一種「統一力」以維繫之耳。此種統一力之表現，在形式爲法

律，在精神上則爲國民之組織力。 使今日國人能團結一致，以抗軍閥：有力者不出力，有錢者不出錢，使軍閥招兵而兵不至，勒稅而稅無出，於此何患軍閥之不授首，國家之不歸統一！然若及今尙無國民大學以訓練國民之組織力，則雖千秋萬歲後之中國人，固猶與今日之散沙無異，何言統一！

〔二〕中國國民大學之組織如何

(甲)北京上海各設一模範國民大學，每大學各開六班，每班五十人，三班都市教育，三班鄉村教育。 (皆以國民大學所用教科爲限)學生以男子年在十八歲以上爲限。 各班以兩年畢業，一律住堂 不放寒暑假。暑假則由教員率領學生在附近遠足旅行；冬季則開跳舞會音樂會以及國民戲劇。 學科除精神及社會各科學常識外，(程度與大學二年生同)特別注重五項：(一)體育，中外體操並重，並加兵式操；(二)音樂，美術；(三)外交；(四)國民經濟；(五)專門手工或園藝。 (程度以滿期時可以獨立營生活爲限)六班畢業後，是否繼續開班，臨時再定。(乙)北京學生滿期後，則往北方各省，開辦國民大學；上海學生滿期後，則往南方各省，開辦國民大學。 (丙)各省之國民大學，設在省城，仍各先開速成六班，(組織同上)惟各班限一年半畢業。 學科組織，子母校全同。 各省學生畢業後，派往各縣，開辦國民大學，學科及學年同上。 (丁)各地之國民大學(一)不住堂，但必住一定寄宿舍內；(二)在都市者，則上夜課，在鄉村者，則於年暑假行之；(三)都市男女不分班， 惟寄宿舍分舍，鄉村男女學生，分班分舍；(四)學科一律同上，惟手工與園藝，則就各地情形而異； (五)各校於星期日上午 則開大演講，歡迎校外生入聽，並 各學生分赴各鄉鎮， 各里各區，擇時事問題， 或名人軼事而爲演講；(六)各校至少須附辦各事。 (子)國民衞生處。 (丑)國民圖書館。 (寅)國民博物館。 (卯)國民戲院。(若經費不繼，則除第一項外，其餘三事，皆可以流動式出之)(辰)國民體育會。

(巳)簡易識字班。(午)通信教授。至於學費,須就各地情形,以不收學費爲最好,萬不得已,亦以最低度爲限。學期至少四個月起,多至三年。

〔三〕此項經費何由而出

照上所說,若大舉則雖五百萬不多。總之今日國內公私雖困,而樂善好施之士不少;若眞有其人,願以身殉國民大學,吾知成效一著,籌款當亦不難。

〔四〕可以創辦國民大學者誰乎?

國民大學一事,乃爲羣衆福利起見,凡係熱心之團體或私人,皆可創辦。中華民族今已到日暮途遠之時矣!惟國民大學猶爲四萬萬人之一線希望。苟有人眞以民族興亡爲己任,則對於此舉,自應急起直追,則民族前途希望,或尙無量。如讀者以爲記者人微言輕,所言未必可以試驗;或以爲當仁必讓;則記者雖無狀,他年歸國,猶可勉力爲之。

甘地是怎樣一個人

惲震

印度的甘地，俄國的列寧，是當世的兩大革命家，我們都知道的。列寧死了，甘地尚屢次囚禁獄中。列寧的革命算是成功了。甘地的革命，在常人看來，或者去成功尚遠；但是這是早晚的事。甘地的精神主義早已佈滿了全印度，印度的獨立我們只消靜悄悄地聽着就是。甘地的『不協作政策』，我們也聽見過，有人也想應用到中國來；可是主義的產生及其應用，都有他的特殊環境，我們要想明白甘地的主義，一定要客觀地把他的思想環境歷史研究一下，再把我們中國人的眼光去批評。本篇就想介紹一點研究的材料，我的材料是從羅曼羅蘭所著的 Mahatma Gandhi 中節取出來的。

甘地是一個矮小瘦弱的人；漆黑的眼睛，又大又凸出；日常戴了一頂小白帽，粗布衣裳，赤着脚；不肉食，單吃飯末和水菓，喝的單是水；睡在地板上，睡的時間極少，一天到晚不斷的工作。他的臉上神氣，只表現出『無窮的忍耐，無窮的熱愛』。對於無論什麼人，即使是讐敵，也非常柔和有禮；不言不語中，含有無限的誠懇。他從來不曉得什麼調和兩可，也從不遮飾他自己的錯誤。外交手段他是不懂得的。民衆開會歡迎他的時候，他只覺得惶恐無地。他又不相信多數是一定對的；他最喜歡寂靜，只有在人少的時候，他方覺得舒服。這樣一個人，便是鼓動三萬萬民衆來搖蕩大英帝國根基的領袖。

甘地生在印度西北部一個半獨立的州裏，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十月二日生，到今年已是五十五歲。他的祖父和父親都為爭自由而判死罪，他

家裏本有些錢，也算是個紳富，但是不能列入最高階級。他父母都信奉印度教中的一派，絕對的不傷害畜類生命。後來甘地便把這個主義宣傳到世界上去。他父親不事生產，把些家私都做了慈善事業；他母親也是這樣專講扶貧卹寡。他第一個先生是個婆羅門教徒。他年輕時候極不贊成印度教中的偶像崇拜，甚至約友逃禪，犯教中的最大規條，去吃肉，因此幾乎入死罪。他八歲訂了婚，十二歲結婚。在十九歲上，他被送到英國倫敦大學法律院去留學。臨行之時，他發了教中的誓，不犯酒肉色三樣戒條。他在英國留學三年，廢了許多時間與金錢，沒有得到什麼學問，最後他才相信惟有印度教可以救他自己。回到印度，他的母親又死了。不久，他入孟買大理院練習法律；過了幾年，他又不願意做了，以爲這種事業是不道德的。他那時受到兩位偉人的薰陶，一位是波斯教徒 Dadabhai，一位是大學教授 Gokhale。Gokhale 是印度的領袖政治家，做了許多教育上的改革；Dadabhi 據甘地說，是印度獨立運動的創始者。這兩個人都極有學問智慧，而又極溫恭平易。Dadabhi 曉得甘地年少氣盛，便教他以『剛者之柔』，要把愛力去降服惡勢力，不要以毒攻毒。

甘地的活動，可以分成兩時期。從一八九三年到一九一四年，是在南非洲；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二年，在印度。他二十年在南非洲不斷的奮鬥，不曾引起世上政治家新聞家思想家的注意，也可以見得這班人的眼光遠大了。南非洲英國殖民政府對待印度移民非常苛刻，甘地初到，便覺得不堪。他在印度算是貴種，在歐洲也不曾受到白人歧視，一到這裏，人家忽然把他做牛馬看待。他本是有約而來，一年事畢便可以回去，然而看到非洲政府如此橫暴，便決意犧牲自己，救他同國的人，一直到二十年之後方才回國。他把所有的錢都捐助給窮人，自己和那些犯罪的印度人同處最艱苦的生活。他組織了一個印度協會，發行報紙，鼓吹教育，又學

托爾斯泰買地闢了一個農村，共有共享，他自己加入做最下賤的工作。一次一次，他和當地政府抵抗，絕對的不用武力；武力對於他，竟也無可施展。他又屢次幫助政府，爲地方盡力，政府一會兒謝他，一會兒又把他監禁起來。他的磨難愈多，他的意志愈堅。一九〇四年，南非政府又通過一條新的亞洲人待遇苛例，這一次不得不使他施展開大規模的無抵抗運動了。中國僑民先加入，亞洲人無論那一種那一族都加入。游行集會，立誓堅持到底。軍警來干涉，成千的男女趕到獄裏去，獄裏容納不下，便趕到鑛穴裏去。甘地三次入獄，始終不讓步，亦不暴動。雙方堅持至七年之久，南非政府方才決定廢除苛例，允許印度人自由居住及作工。甘地的無抵抗主義大獲全勝。當他回到印度，自然他又做了國內的領袖。

二十世紀開始，印度的獨立運動日見進步。日本打勝了俄國，驚醒亞洲民族的自尊心不少。印度愛國志士，每每切齒於英國官長的專橫。民氣既已激昂，議會裏也多少有些這樣態度。但是衆論紛紜，有的主張和英國協作，有的主張驅斥英人；有的願意像坎拿大一樣做自治區域，有的要做完全的獨立國。甘地於是建議了。可是他的建議，政治性質少而宗教意味多，根本上却比任何一方面都要激烈。他便是要用非武力主義來促進印度自治。他那時覺得去國過久，國內情形不熟悉，要應用他的非武力主義於本國，非再加工夫研究不可。他對於英國政府，當初並不反對。非但不反對，在一九一四年上，當大戰爆發時，他趕到倫敦去組織一個印度救傷隊。他爲英國政府捨命冒險凡四次。他一直自稱是帝國的臣子，在他一封信上，曾說起他自己二十九年的公衆服務生活中，沒有別的英國人對於政府比他更忠心的。但是他此刻不能再忠心了。這樣變心，也不僅是甘地一個人，在一九一四年上，幾乎全印度都被那「爲正義而戰」的呼聲所迷惑。英國政府要印度人出死力，便把許多甘

言蜜語來誘餌他們。當一九一八年協約軍正在形勢不穩的時候，英政府允許印度剋期自治，印度全國騰歡，派出了九十八萬五千人應召，犧牲無算。豈知戰事停了，協約國得了勝，以前允許印度自治的話，提也不提起，境內人民的自由，反而剝削了許多。於是這一個爆裂，直是通國同仇，四面響應，甘地便老老實實做了革命領袖。

在那時以前，甘地專心做着社會改革，尤其爲農夫的生活盡力。在許多地方，他已經實地試驗，并且教導民衆去施用那無敵的武器，預備日後爲國事而戰。那武器便是「積極的無抵抗的意志」。一九一九年以前，甘地並沒有十分參預印度的獨立運動。民衆的領袖，一向是鐵勒克 Tilak，他是一個有非常毅力的人，并且秉有闊大的心胸，堅强的意志，和高尙的品格。他的學識，或竟在甘地之上，對於亞洲的舊文化，有更深厚的涵養。他原本是個算學家，爲了救國，便丟棄了他一切個人的希望。像甘地一樣，他不求自己出名，只想完成救國事業之後，回復他舊時的科學工作。在他的生時，他是印度唯一的民衆指導者。假使一九二〇年他不死，甘地佩服他的政治才幹，因爲二人取徑不同，甘地只肯做運動中的宗教領袖；印度民衆，在雙重領袖指導之下，其成就一定非意想可及。當甘地踏入政治界代鐵勒克而爲首領，他也明知最後的決裂是不可免，他一心只想把這場決裂轉到非武力的軌道上去。

甘地的主義，好比一所大建築，分成上下幾層。最下一層磐石基礎，便是他的宗敎根據，上面的房子才是他的社會建設，政治主張；那房子並不是永久綿延的，原不過爲了時地的需要，時地不同便應得要改建的。甘地是一個絕對的宗敎信仰者，他的主義都本原於宗敎。他進政治界，原出於不得已，別的領袖沒有了，他只得把他的宗敎主義實地應用到政治上，爲國人領港，去經過這暴風雨的時期。那座建築，只有那磐石基礎是可

以永久,上面的房子都是暫時的,所以我們必須要研究他那基礎。

甘地所信奉的,便是他同種人所信奉的印度教,他不是個宗教學者,既不拘泥於字句,又不盲從一切的傳說。 他的宗教,一定要滿足「他的理性」。 他並不以印度教爲惟一的宗教,他能看得出自己教裏的壞處,但是他說道:

『我愛印度教,正如愛我的妻一樣。 世上沒有別的女子比我的妻更能動我的心。 她也不是沒有錯處,或者她的錯處,實在比我所看出的還多。 但是我們不可解的關係依然存在。 我之對於印度教,也是這樣。 沒有別的使我更快活,像本教的經典樂歌一樣。 教裏卽使有不好,有罪惡,我可以去改革,終不能使我連教中的精義都丟了。』

甘地所信奉的精義是些什麽呢? 在他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所發表的一篇文章裏,他說:

(一)他相信 Vedas, Upanishads, Puranas 及其他印度教的聖經。他所以相信神之化身和輪廻轉世。

(二)他相信「嚴階級之別,」但是階級並非貴賤之分。

(三)他相信「廣義的保護牛畜,」卽是不殺生。

(四)他並不反對偶像崇拜。

一個英國牧師問他,什麽書感動他得最利害,他道,『新約。』他又在倫理的宗教那篇文章裏說他的無抵抗主義是受「耶穌登山寶訓」的啟示。那牧師問他可曾在印度教聖典裏受到同樣的啟示,他說他先在印度教聖典裏受到感動,但是新約使得他更明白。 甘地又說起,託爾斯泰『天國自在人心』的理想,幫助他把舊信仰摶成一個新主義。

甘地又說明他對於崇拜偶像的態度,他並不去尊崇偶像,不過承認偶

像崇拜是人類的天性一部分。 他以爲人心脆弱，依戀象徵，要使得一般人信教，非把神來物質化不可。 譬如耶教中的教堂儀節，也與偶像崇拜同一意義。

甘地說，『保護牛畜是印度教的精義所在，那便是人和他的啞兄弟聯盟，表示人畜之間，也有愛誼。』但是這裏面並沒有什麼偶像崇拜的意味，所謂「拜牛」實在是流俗相傳的惡習。 所以甘地說保護牛畜是印度教對於世界的大貢獻。 耶教的教義說，『愛你的鄰舍和愛你自己一樣，』甘地再加一句說，『每一個生物都是你的鄰舍。』

甘地講他的階級制度說，『遺傳是天經地義，若要去改換他，必定闖出禍亂來。 階級的分別也是人類的天性，不過印度教裏把他成一種科學罷了。』甘地相信人類應當分成四個階級。 一，教士及學者；二，軍人及官員；三，工商；四 勞働者。 此中並無那個是上等那個是下等的意思，不過是職業的分類。 這些階級雖則是世代相沿，不容混淆，然而又有「輪廻轉世」在那裏調勻消息其間，所以一個勞働者仍有轉世到教士的希望。

印度有一種不入流品的人，名爲「不齒者，」隨便什麼人都看不起他們，碰着了他們的身體便以爲不祥。 甘地以爲這種制度是印度教的大汚點，替那些無告的「不齒者」抱不平，他說，『與其看着這些被壓迫的兄弟受人踩躪，我寧可碎身而死。 ……我不願意再轉世，如果轉世，我願意做一個「不齒者，」偏受各種痛苦，好教我盡力去救他們。』因此他過繼了一個「不齒者」的女孩子，教她管家。

甘地很像託爾斯泰，不過更和平些。 他們的毀謗歐洲近代文明，尤其相像。 自從羅騷以來，不斷的有人批評歐洲文明。 等到亞洲人明白了西方人的侵略，他們也嘗着了苦處。 卽如最近一次所謂「爲文明而戰」的大戰，歐洲人也露盡醜相，并且還要請亞洲人非洲人來參觀他們的裸體。

甘地在大戰以前，二十年苦戰南非，早已見識過了歐洲的文明人。他所以說文明不過是一個名字，其實和古印度教所謂黑暗時代相彷彿。西方文明是印度的大敵，比英國人還要可怕。他批評現在的愛國志士，想把英國人驅逐出去，發展印度，使他照歐洲一樣地物質化。他說這樣好比去虎而留虎之性。印度依了他，應當把全部的西方文明放逐。

他反對西方文明之中，尤其不滿意於三種人：官吏，醫生，和教員。他之所以痛恨教員，因爲他們負師保兒童之責，不能使他們受東方文化的陶養，反而把本國文學不注意，只曉得學外國人。非但如此，他們只知灌輸知識，不曉得訓練性格和心志。印度一國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業，十分是工商業，却要施行一種普遍重文的教育，蔑視體格訓育，豈不是一種罪孽。第二層，他說做官是不道德的，一切機關都在英人手裏，他們鼓勵印度人的私鬥，教派之爭異性之怨愈多，他們愈加可以利用。第三層，他說西法醫生只知治病，不知除去病源，這樣好似去鼓勵人家去放縱情慾，也算是一種罪惡。他於是本他的經驗，做一本小册子，名曰健康之指導，其中一半是講道德的，一半講些療治法，因爲他說『疾病不僅生於行爲，亦生於思想。』他以爲如果不犯他所講的戒條，疾病便無由侵入。

甘地說，機器是近世文明的核心，那便是一個可怕的偶像。他一心只想印度應當絕對不用機器。與其宣布了獨立，依舊去用英國的機器，他寧可做英國的隸屬。一個印度的資本家，不見得比英國的資本家好。機器是奴辱國家的妖孽；金錢的毒，和亂交一樣。這是甘地的觀念，一般新人物便問他，印度若沒有鐵路，沒有實業，便怎樣？甘地反問他們，印度幾千年以前，機器沒發明，不是也巋然存在，人民安居樂業？古印度並沒有學外國，他的富盛全從鈀犁和紡車上得來的，并且還靠了印度教的哲學。所以如今最好是復古，雖然不能咄嗟之間辦到，慢慢地做去終有這

一日。

甘地曉得他這種根本主張，印度人不能服從，所以他便改換了些面目，去應時世的需要。可是他信仰他自己的主義，比什麼還牢固，不過他肯靜以待時罷了。他和本國人有一件事完全意見相同的，那便是「民族自治。」他說道『我曉得國人只求「自治，」不求「非武力主義，」』他又說道『我寧可使印度以武力橫暴爭自由，不願做外國人的奴隸。』他立刻又自圓其說道『這是一種不可能的假設，因爲武力永遠不能使印度得自由的。「心力」才可以爭得民族自治，「眞理」和「愛」是無敵的兵械。他在南非，曾經用「眞理的力量」和「愛的力量」去解釋他的主義和「消極的抵抗」二者的分別。這兩件事斷斷乎不可混在一起講。甘地是一個眞能抵抗的英雄，他的運動的靈魂正是「積極的抵抗」，不過他的發洩方法不是武力橫暴，而爲愛，信仰，犧牲，三重活潑潑的力量實現。

懦夫決不配去躲身在甘地旗幟下的，甘地決不肯和他們共戴天日。寧可橫暴，不願見懦夫！甘地說，『我寧試身橫暴千萬次，不願我民族志行爽猳。與其忍辱偸存，不如以武力衞國而死。』但是他又說『力量不是從肉體物質上來的，乃是從剛强不屈的意志上來的。非武力主義不是屈身從惡，乃是以我的善意志去鬥他的惡意志。這樣奮鬥，一個人的意志，可以打倒一個不公平的國家，幷且可以爲那國家定滅亡與復生的根基。』

但是犧牲些什麼呢？他說：『犧牲自己去受磨難！那是不可易的法則。母親受了磨難，孩子方能生活。生命是從死亡中跳出來的。麥穗發榮，那種子必死。沒有一個國家的建設，不曾經過磨難的火的濾煉。……進步要用磨難來量，磨難愈受得多，進步愈快。……非武力主義在他行動的狀態下，卽是有意識的受磨難。我已經把這「自我犧牲」的古法貢獻給全印度。那在武力橫暴之下，發現非武力主義的古聖哲，一定是比牛頓更高

的天才，比惠靈吞更勇的戰將。…非武力的宗教不僅爲了聖哲領袖而設，乃是爲了一般人民。人類的法則是「非武力，」猶之獸類的法則是「武力。」我要印度去試行非武力主義，要印度人覺得他們自己的有力量。我要印度去認識她自己有一個不可磨滅的靈魂，可以戰勝一切物質上的弱點，打敗全世界物質上的聯合。』

甘地一向是効忠於英國政府的，但是政府的無信，終逼迫了他反叛。第一次，先爲憲法改革而戰，政府定了一項不合正義的法律，他們便反對那項法律，如果政府不從，他們便正式和政府「不協作，」這「不協作」的名詞，便是非武力主義的一種應用。他們不用武力，全仗他們信仰中所放射的愛力，和快活領受苦難。在一九一九年，甘地立四月六日那一天爲全印度齋禱之日，各界人民休工集會行禮。這是第一次印度的國魂醒轉來，印度認識了她自己。開會那一天，各處秩序都保持好，只有幾處有些不安靜，甘地親身去撫慰他們。政府便把他捉住，送還孟買。十五日在Punjab又開了一個大會，軍警來干涉，開鎗炮轟死五六百人，婦女小孩都在內，但是餘下的人並不去救護那些死傷，只管擁入監獄。當時地方政府如臨大敵，宣布戒嚴，不許消息外漏。等到外面曉得了，登時全印度起了絕大風潮，驚動英國政府來下令審查。甘地在這時候，並不要求嚴辦肇事軍將，只主張把他們撤回，因爲他以爲對於瘋人，無所用其仇恨，只要教他們不爲害便够了。

這一件事印度人怨氣還沒有平，英政府又來第二次惹他們。印度人中的回教徒，一面要效忠於帝國，一面又要忠於他們的教主。他們幫助英人打仗的時，英政府答應他們不侵犯歐洲的土耳其，并且保全那Calif的主權。大戰方停，英政府便把約背了，去要挾土耳其。

一九一九年十月裏，全印度人民代表在Delhi開會，討論這件事。

甘地主席。 他想趁此機會，謀印度的統一。 宗教種族的私鬥，在印度最利害，英國人便利用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讎恨，使他們不能聯合。這兩教人不通往來，不相婚嫁，甚至於不共飲食。 甘地此次要謀兩教釋嫌共事，便竭力鼓勵印度教徒，去和回教徒合作。 他說『無論是印度教徒，波斯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或是猶太教徒，若是同做一國的國民，隨便那一種人的幸福，便是我們全體的幸福。』

在上一次 Punjab 的事件，回教徒的血已經和印度教徒的血和在一起，這一次更是一個無條件的聯合了。 他們開會的時候，決議和政府不協作假使他們的要求不成。 甘地那時還不贊成「抵制英貨，」恐怕趨入極端。 十二月開第二次會，決議派代表到英國去宣布態度，又發一個哀的美敦書給總督，警告他，一九二〇年二月，又開第三次會議，發表宣言。那英政府也怕事件鬧得太大，便假意許他們許多條件，并且教印度人參預地方及中央政權。 甘地相信了，勸那代表會議受領這好意，印度議會也聽了他。 不久，這假意又拆穿了，土耳其和約公佈，印度總督正式表示拒絕請願。 到了這個時候，一切羈束都割斷了，印度全國國民的憤怒，達到極點。 一九二〇年五月，代表會議通過甘地的不協作政策，甘地於是正式向政府宣戰。　（未完）

中國國防問題之飛潛政策

曾琦

旅歐中華航空學會諸君，發刊航空雜誌，索予爲文以張其軍。予於航空之學，素所未習，何敢以門外漢而談專門之事。雖然，予之所業爲新聞記者，調查世界列國之實况，而加以比較之評判，是乃予之當然職責，則就各國之航空事業，與我國相比較而略述予之國防意見，或亦諸君之所樂聞乎？

(一)世界四大强國航空勢力之比較。

甲、民間飛機數目之比較：

英國	六三五機
美國	一，二〇〇機
法國	一，〇〇〇機
日本	三六機

乙、一般經費之比較：

英國	二，二八〇，〇六五圓
美國	四，三七二，九七五圓
法國	四，二四四，四二一圓
日本	二三二，四七一圓

丙、政府對於民間航空之補助費比較：

英國	一，六〇〇，二五八圓
美國	二，四八七，〇〇〇圓
法國	七，四三九，六七二圓
日本	八〇，〇〇〇圓

此猶是本年春季之調查表，至最近之進步如何，尙無詳細之比較。然吾人但就報紙之所紀觀之，已覺其日新月異足以令人驚心動魄。若列强協以謀我，不必別遣海陸軍，但組織飛機遠征隊赴華，隨意拋擲炸彈，已足以滅我而有餘矣。返觀吾國之航空事業則何如？玆亦列擧如下。

(二)中國航空事業之近況

甲、中央方面原定英國大維梅飛機六十架，已裝成者四架；小維梅飛機四十架，已裝成者五架，保定分去四架。愛佛羅飛機四十架，除爲保奉分取及平時損拆者外，現剩十餘架。

乙、保定方面模得萊陪飛機大機三架，大維梅飛機一架，小維梅飛機四架，愛佛羅飛機六架，克迭士小機八架，現又自製追逐飛機一架。

丙、奉天方面模得萊飛機大機三架，愛佛羅小機九架，此外更從日本購入大機三十架。

丁、粵滇方面飛機數目不得其詳，但兩省均力謀發展。粵省航空局被燬，亦進行上之一大打擊。

戊、閩浙方面，閩省海軍製造局曾製造海上飛機一架，因試驗成績不佳現正在改良中。浙省本有愛佛羅飛機二架，專爲敎授兵士之用，現又從日本購入愛佛羅飛機六架，并極力籌辦航空事業。

就上述情形觀之，可知中國政府所有之飛機，合計尙不及外國一國民間所有之飛機，且皆購自他人，而不能自造。相形之下，其慚愧爲何如耶！然使世界果眞趨向和平，則吾人徐圖發展或竟缺而不備亦無不可，無奈事實則正相反。今姑就各國當局有責任之言，摘擧一二如下，俾世之癡望和平夢想大同者，聞而知所警焉。

甲、美國陸軍總長之宣言：

美國陸軍總長維克司氏本年曾發表宣言，力詆其國中和平論者之非，

謂不識世界大勢，實屬國家公敵。并謂一九一五年歐戰方興時，美國財力用於國防者爲百分之二十四又八，而明年豫算僅及百分之十三又五，現世界各國軍備，俄國共有陸軍八十二萬八千，法國七十五萬，日本二十七萬五千，英國二十七萬，意國二十五萬，美國十三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德國十萬，美國欲求自衛，仍非極力整頓國防不可。

乙、英國首相與航空總長之宣言

英新首相巴爾德文氏，本年在下院宣言，直認戰爭爲人類之本能，弭兵萬難辦到，而其航空總長荷赫爾氏，亦宣言政府之第一任務在於鞏固國防，現政府認爲有增加航空力之必要，故特要求議院增加航空經費云。

夫各國航空之狀況既如彼，世界和平之趨勢又如此，然則我國自處當何如?苟非急起直追，努力發展航空與購置潛艇，勢將不免永處於半殖民地之境遇，而爲列强所壓迫，予是以斟酌情勢，而有飛潛政策之主張。所謂飛潛政策者，卽以飛機爲防護陸地之用，潛艇爲防護海面之用，專着眼於國防，而謀大規模之發展是也。飛機之爲用，世人類多知之，而航空學會諸君更詳言之，無待予之贅陳。潛艇之爲用，予雖不盡知，而據法代表在華盛頓會議之所自述，其應擴充之理由：(一)大戰期中法國戰艦爲德國潛艇擊毀者三艘，巡洋艦被炸者五艘，合其他被炸之軍艦，共損失十三萬噸，故潛艇實係有效之防禦器。(二)潛艇可用以防禦海岸抵禦戰艦，大戰已賜吾人以顯著之證據，故不能不認爲海軍中之完整部分。(三)潛艇價格最廉，用途最廣，海軍淺小之國家，用之最爲相宜。法人戰時之所以能勝德，戰後之所以敢抗英，蓋全賴飛潛政策之力。因法國既擁有九萬噸之潛艇，而飛機又將三倍於英，(合國有及民有)是以橫行歐陸而英人亦莫如之何也。吾國欲圖自衛，舍飛潛政策殆無第二妙法，故予主張政府於最近十年之內，應每年派遣五百名至一千名之學生赴法國學習航空，并派遣

同數之學生赴英美學習潛艇，學成歸國而能致用者，應特別加以獎勵。同時并望熱心愛國之實業家，急起組織航空公司，設立飛機製造廠，極力發展民間飛行事業。 本國人才不足，則添聘德國及瑞士比利時或他國之飛機師以爲助。 如此大規模之航空事業，在平時既可便利交通，戰時復可鞏固國防，蓋商用飛機原可改作軍用，吾人以發達交通爲詞，并可免列强之猜忌，觀於德國戰敗後之極力增置商用飛機，雖協約國亦不能干涉，更足以資吾人之效法，較之增備潛艇尤易免人注意也。總之，立國於今日，苟無自衛之能力，而欲與人言和平，就善意評之，不啻對黃巾講孝經，與虎豹談仁義，已不免迂腐可笑；就惡意評之，則直如乞丐之講博愛，徒見其無恥而已。 予昔嘗有詩云，晉楚方爭霸，齊秦正用兵，非攻懷墨翟，游談笑宋牼。 世界和平之說，予亦心焉嚮往，惟必如墨子之非攻，能自造器具以禦敵，使人不敢生心，而後和平乃有希望，此則飛潛政策之所由作也。航空學會諸君，皆中國勇敢之青年，實斯界將來之健者，予故樂抒所見以求指政，并以賀諸熱心愛國之君子焉。(錄航空雜誌)

中華航空歌

曾琦

民國肇基逾十稔。內憂外患嗟孔多。尼山望魯徒興歎。手無斧柯喚奈何。國事前途滿荆棘。國勢日下如江河。諸君漫憂亡國痛。聽我試唱與國歌。與國之道本無窮。挈其大要首航空。航空之說我所創。古有列子能御風。西方學者精其術。遂令人巧奪天工。亦有飛機似游鳥。翱翔天空何縹緲。亦有飛艇似行船。烟波萬里自回旋。有時運輸載游客。崇山峻嶺無能隔。有時施用爲國防。强兵勁旅莫敢當。習斯術者多少年。考其志趣勝前賢。輕生冒險眞豪傑。騰雲駕霧活神仙。破浪還思擬宗慤。乘槎何祇邁張騫。我生自愧老書林。報國空懷感慨深。裹尸馬革伏波志。埋骨沙場定遠心。由來中夏產英雄。泱泱大國有雄風。但得航空千萬隊。會制倭夷東海東。

介紹德國水利學大家恩格司博士

沈怡

德國德蘭詩頓大學水利學教授恩格司先生,(Geneimer Rat Prof, Dr. Hubert Engels) 爲當代水利界泰斗,歐美各國無有不知其名者。 氏於壯年曾參預基爾軍港及漢堡商港之建築,來因河及阜色河之治理,成績卓著,衆論歸之。 一八九〇年應德蘭詩頓大學之聘,任水功學敎授,得於授課之暇,專爲深沉之思,一八九二年舉行其第一次之模型試驗,所試驗者爲橋墩之形式,與受水冲刷之關係,結果發表,名震一時。 是後有某大船塢聞其名,聘爲顧問,氏爲之作種種試驗,莫不大著成效。 一八九八年氏手創之河工試驗室成立,世之有河工試驗室,蓋自此始。一九一三年值土木科新校舍興工,學校嘉其成績,特依其意建築今之試驗室,(其詳見拙作「德蘭詩頓工大之河工試驗室」載在同濟雜誌第二十一期,)規模新穎,爲各國冠。 氏於二十餘年來得以發明許多公式及原理,無不唯此是賴。一九一四年其所著之水功學全書兩巨册出版,內容美備,爲世所許。氏以一身得二名譽工學博士學位。 奧國維也納工藝協會念氏功績,特製名譽獎章相贈,瑞典皇家理學會慕氏才,至推爲名譽會員。氏又充德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員,全國內河航運會會員。 歐戰以前,嘗充德國代表,出席萬國航運會議,又屢旅行英法荷比意美瑞典挪威諸國,考察水利。當世水利界知名之士,無不與有往還,尤以與美國費禮門先生相善。費禮門先生固今之治水專家也,曾受我國之聘,爲治運導淮之商榷,然其主張出於與恩氏討論之結果者,殆居多也。 去年九月,氏尙爲費氏舉行試驗,解決丁壩形式之問題。 氏現年七十歲,自本年四月起,將告老退休,其爲人慈祥和靄,愛我國尤殷,嘗爲怡言黃河之不可不亟治,與夫治理之方略,其計畫大概

之可得而言者，乃在固定中水位之河道，使水歸槽。氏爲治河專家，其言蓋非殷然而發，然以未嘗親身觀察黃河，故尙不敢昧然決定爲言。又云在本年以內，若國有欲其東來之意，彼甚願一行，蓋氏固以暮年得爲我國治河盡力，爲莫大之榮幸也，其致身於學術有如此者。竊思我國河患，於今爲極，河之當治，不言自明，雖目前政局擾攘，國家未必有暇及此，然未雨綢繆，固不妨隨時研究，以爲一朝之備。恩氏以治河專家，肯如此熱心爲我策謀，則爲我國計，誠宜如何利用此項機會，無使失之交臂。而於聘請外人，余意惟學者可請，亦惟第一流之學者始當請，其他政治，軍事等等顧問，徒爲引狼入室之介，皆無裨我民。若恩氏者，以一七十老翁，而猶願僕僕東行，可謂完全出於研究學術之誠，故苟得其惠臨我國，使爲我謀畫一切，爲計殊得。我國水利界更不乏明哲之士，可從容視其立說之當否，以定取舍，庶計畫有成立之望，而黃河有望治之日，此誠萬世之謀，深冀國人之能加以相當注意也。今河患已急，利在速治，氏年已老，利在速聘，因特亟爲介紹，俾海內賢達，咸知當世水利大家熱心爲我治河謀者，有恩格司其人。

十三，一，二十五時值恩氏七秩壽辰怡作於德國德蘭詩頓。

文學史方法（續上期）

巨斯大佛耶宋著　黃仲蘇譯

十九世紀中自然科學的偉大發展供給許多科學的方法，作研究文學史之用。研究文學的人，希望文學批評也含有科學知識的堅實和確定，摒除好尙的種種印象之專制，以及武斷評論之方法，這些試驗已經受了經驗的譴責非難了。

最高明的領袖，便是那些最醉心於科學之偉大發明的人物，我想到戴納與百呂悌也爾，我並不再對他們的系統加以攻擊，但是我們現在儘可以看出他們應用物理的及自然的科學之程式，祇足以破壞，或損毀文學史罷了。沒有一種科學不是建設於他種科學的基礎之上，各種科學的進步就靠着他們的互助，這種互助往往因目的而互相服從。文學史如其要成爲科學的，便非先將其他的科學都淆亂成爲詩歌不可。

離開增加我們的工作以科學的價值還很遠，科學的程式，祇是翻而減少他的價值，因爲這些都是眩目的幻像。這些程式每每用一種從不正確知識中得來的粗浮論斷，以爲解釋，於是往往錯誤。

我們不必重視「暗藏的字句」Chiffres，「暗藏的字句」並不消滅我們印象中輕泛浮飄的事物，不過將他掩飾起來罷了。凡是能做點文章的人，誰也能够在日常應用的言語裏，找出一些方法，使人感覺文學的韻趣，要是沒有這些韻趣，我們也就無所謂精密正確了。這些韻趣却不從「暗藏的字句」中得來的。

我們要明白那些用來象徵文學思想之發展的「曲綫」Courbes 是不可靠的，但是也許這些曲綫可以在這種發展中，規定或推理，所謂「一致」Unité 與連續 Continuté，然而有許多文學運動是同時產出的，如同流行

病一般，同時可以在幾處發現，并且還有許多文學派別，在存立以前，也許一再誕生數次，所以用來象徵的這種「曲線」每每給我們一種不符合於事實的表示。

我們要抑制自己引用那些普遍浮泛不切於事實的程式之虛榮心。我們永遠不能知道所有一切組合天才的成分，也不明白在天才的和諧裏，每種成分的精確比例，我們何能推測這種配合所誕生的產物。那些用香巴擊省（注一）來敍述挪風代納（注二），標出高爾民族的精神，與天賦詩才的人，那些用朝廷的典禮，古典時代的教育，與情感作用等等，强加依非諧呢以解釋的人，都是些要幻術的人們，或許也是愚樸無知的人們。我們所得的論斷之概略，是對普泛的天才而發的，我們知道了古典主義，悲劇的組織，我們就堅持那些程式，以爲高爾酒葉的作品，便是如此如此罷了，其實究竟是彼得高爾酒葉的作品，還是多馬高爾酒葉（注三）的作品呢？他們堅持那些程式，又說當時朝廷上的悲劇，不過是如此如此，其實究竟是那細勒的悲劇，還是機諾爾的悲劇呢？我們的推理，在這兒，却察看不出個性，我們所有用來表示的名辭，如「天賦詩才」，「情感作用」等，都含有一種不可認辨的意義，所以我們應該虛心的分析我們所有的一切材料，敍述所有一切的事實，切不可自作聰明，將泛德爾（注四）或法意（注五）加以無謂的綜合評論。

科學的表示應用於文學史的時候，祇能供給一種似是而非的概念，其結果則有暗滯罷了。"講演的雄辨術，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已變化成爲抒情詩"這些話祇能使那些已經知道史實的人了解，至於那些昧於史實的人，這句話便毫無意義之可言，或者竟是一種謬誤，因爲由這一類的文學，而變成爲別一類文學，每每是史實所不能詳盡的，這是系統之支配，最好還是捐除科學的表示，而用平常語言來敍述：十九世紀的抒情詩取情感

來作材料，這些情感在十七十八世紀時代，法國稱作講演的雄辯術。 這樣說法，雖然不免於更爲滯重，然而是更爲明白，並且也更爲確當。

其實更爲科學的方法，倒是這一般文學批評家所持的態度。 他們絲毫不假借於他種科學的形式，專心考察他們領域中的一切事實，而採用精確明了的字句，以表示之，我以爲我們眞正的先生，乃是聖脫飯佛（注六）與伽司董巴黎司（注七）兩人罷了。

弗萊德尼克爾荷（注八）曾經說過幾句話，最能使我們了解科學之意義。 他說"科學不是些方法，而是精神。 其實沒有什麽科學，也無所謂普遍的方法，然而祗有一種普遍的科學態度：我們因爲有了用科學方法所求得的結果，又以科學精神的自體與某種科學的方法互相混雜。 外界的一切科學於是都成爲科學的唯一型形，但是物理的科學，與精神的科學之共同點，祇有一個標準……這樣看來，對於一切學者所共有的自然界，也祗有一種要求了解的態度"。

我們也可以套用這句話來向一切學者陳說，對於眞理祗有一種要求了解的態度，我們應當有公正的好奇心，謹嚴的誠實，耐勞的毅力，服從事實，不輕信任。 自信之難，亦當如信人之不易。 時時需要辨難，抑制與考證的精神。我不知道這樣可就能從事於研究科學，但是我敢說，這樣做去，至少我們可以從事於著作比較好的文學史。

如其我們思考自然科學中符於事實之一切探討——有助於知識，而不甚激動感情作用的最普遍方法，我們要注意於「一致論」與「殊異論」的兩種方法——Méthodes d' accord et de différence 以及「剩餘論」與「變化論」的數種方法 Méthodes des residus et des variations 但是這些有補於精神的方面尤較於形式的方面爲多。 自各種科學方法的考慮中，我們要萬分謹愼的抽出一種結論——證實的意義與認識的意義究竟是何解釋，

必如此，我們方能比較的不甚阿諛我們自己的空想，比較的不甚妄信那些武斷的主張。

（注一）Champagne 省名那風代勒的舊遊之地。

（注二）La Fontaine (1621—1695) 十七世紀之法國寓言詩人。

（注三）彼得高爾迺葉與多馬高爾迺葉 Piérre et Thomas 兄弟皆負詩名，唯乃兄之藝術實超過其弟百倍，於是世人但知有彼得高爾迺葉而多馬高爾迺葉竟爲乃兄之才名所掩夾。

（注四）Phedre 野細勒所著之名劇。

（注五）L' esprit des Lois 法意之原名。

（注六）Sainte-Beuve (1804—1869) 十九世紀法國最有名之文學批評家。初以詩得名，最後乃肆力於文學批評。其爲批評有最注意之要點三：天然之稟賦——個性，作家特有之訓練——敎育，與當時文學之趨尙——環境。後起之文學史作家與批評家多奉爲圭臬，戴勒即其最顯著者之一。

（注七）伽司董巴黎司略史已見第一段之注四。

（注八）Fréderic Rauh 近代科學家。

※　※　※　※

我們主要的方法乃是認識文學作品。比較各種作品，以便自羣衆中辨出個人，自習俗中辨出特性，按照文體，派別，與運動，以分類：然後論定這些種種文學與我們國家的，社會的，道德的，與知能的生活之關係，亦猶之敍述歐洲文化與文學的發展一樣。

完成我們的事業，我們應預先備有種種手續與方法。自然感發的印象，與深思，熟慮的分析，都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手續，然而還不够用。管束並且控制精神之對於文學作品所發生的種種感動作用，減少武斷的評論，我們還須要其他的幫助。主要的元素乃是從種種補助科學的應用，

著作的原本，書目致據，年代考據，與傳記的種種學識，以及各種的文學評論中得來的，至於其他的科學，也好像補助科學的一樣重要，每種科學都按照着種種原因，負有專責，例如語言史，文法，哲學史，科學史，風俗史，等等都是重要的。在每種特別研究中，方法的成立，每每因主題的須要，便將「印象」及「分析」，與控制的及探討的正確手續，互相聯絡，再加上各種補助的科學，以供給一種正確知識的修正。

認辨一種作品須先要知道他存在的歷史。已經書目考證學所改正所補修的傳述，常常告訴我們什麼是些應加以研究的材料。

認辨一種作品還須要按照這本作品的對象，自己擬定些問題。這就是要使我們的「印象」和「思想」經過種種手續之變更，與確定的秩序。

(一)這本作品是否正確可靠的?如其不是的，是經人誤纂的呢，還是完全僞託的呢?

(二)這本作品是否純淨而完全的未曾經人補修，也沒有經人刪削的呢?

對於作家的信札，回憶錄，演講錄，以及一切遺留的作品，這兩個問題都應該嚴密的考查，如其我們所用的書籍，是未曾經過原作者校正，而係新近流行的刊印本，這第二個問題也應該常常題出。

(三)什麼是這本作品的年月日?著作的年月日，不僅是出版的年月日；每卷每章的年月日，不僅是全部的年月日。

(四)自初版以至於最後一版，這本作品是怎樣經過原作者的修改?這些差異之點所表現的是那些思想與旨趣的演進?

(五)自最初的草稿與最後的定本，這本作品是怎樣完成的?如其原稿與修正的抄本都經人保存了，在這種原稿及修正的抄本中，表現了那些旨趣的狀態，藝術的原則，與著作的精神?

(六)於是再研討這本作品的文字意義,用語言史,文法,及歷史的章句法,以解釋字與其轉承處的意義,用種種說明,指出生僻的典故,與歷史的,或傳記的隱語,以解釋句的意義。

(七)於是再證明這本作品的文學意義,這就是說確定這本作品才知的情緒的與藝術的種種價值。我們要分別作者個人所用的文字,與他同輩有何差異之處,在他們各人感覺與思想之共同狀態中,要找出他們的特性,在普通的字句中,思想的邏輯中,與一切養成作者才知生活之根基的種種道德的,社會的,哲學的表示。於概念之中要將作者認辨得明白,作者自己每每不覺有敍述這些的必要,因爲他用不着表示,而已經使他同時的人了解。在每一聲韻,每一反映,每一轉承之中,我們要緊密的規定那些深沉的與秘密的意義,因爲就是這些成分往往改變或充實作品中固有的明白意義,或甚至於使這些作品中固有的明白意義互相矛盾。

此處特別應該用着主觀的情緒與意趣,但是同時也就是在這些地方應該約束並控制主觀的情緒與意趣,爲的是在描寫孟代擧(注一)與傚尼(注二)的時候不將我們自己敍述在文章裏面。認辨一種文學作品應該先要知道他與作者及其時代大有關係的誕生時期。文學史應該用歷史的方法來研究,這是顯而易見的眞理,並沒有成爲尋常的套語。

(八)作品是怎樣做成的?作者用何等的態度以對待何等的環境?這些便是作者的小史可以告訴我們。他用什麼材料呢?那麼就要在材料的來源裏去探討,然後才可以明白我所謂「來源」Sources 是廣義的,勿可誤會,切不可祇在那些明顯的摩仿,粗浮的標記裏去搜尋,而應該在一切口頭的,筆記的傳述之種種陳迹中,從事於考證,推廣取材的範圍,乃至於用着感覺的潤飾,與暗示的援助。

(九)作品的成效是什麼?什麼是他的影響?影響常常不與成效相符

合　文學影響之定論祇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探討，與來源之研究，取材雖異，但是可用同樣的手續。社會的影響之定論，尤其是更爲重要，並且比較的難於考證。叢刊印本的書目考據指明書籍的流行，我們第一步着手先要在書店裏取得這個書目考據，私家圖書館的書目，絕版書籍的考案，公共讀書室中的書目等供給我們應有的材料於此可見這本書曾經什麼樣的人物研究，至少可以知道傳播到何等階級，何種地方，然後再參觀出版物的報告，特別的通信，正確的報紙，有時借重讀本的註解，有時考查立法的爭辨，出版界的筆戰，或司法的判決。凡此種種有關於作品之流行，與其所遺留之影響的一切調查，我們都應注意。

以上這些主要的手續，可以幫助我們對於文學作品建設一種正確而完備的知識，其實，嚴格的說，永無所謂完備，不過我們祇求比較的不是十分的不完備罷了。就用這種重複的手續，研究一個作家的其他作品也可以用來研究其他作家的種種作品，於是就作品外形與內涵的恰合之點，而分門別類以爲整理。按其外形的系統，以著述類別史，按其思想與情緒的系統，以著述才知的與道德的運動史，再從各種不同精神與不同種類的作品中，按照某種主觀的見解，與某種專門的知識之共同點，以編著時代之趣尙史。

在這種顧及三方面的歷史裏，我們最好祇是多多注意於不甚著稱，以及已經遺忘的作品。這些作品常常與傑作有極密切的關係，不僅是環繞，預備，暗示，評論，傑作，并且在從這一部傑作到那一部傑作的變化演進中，指出他們的來源與過程。天才雖是時代的產兒，然而他總是超過他的時代而前進的。那些庸常的作者却是完全屬於時代的，他們的態度往往與他的環境與同時羣衆的程度相符合，相妥洽。更於某一時代已經遺忘的作品，用來確定大著作家難以推測，或不可揣度的特性，用來確定一

種派別共同的審美觀念，以及文學中某某種類作品之普通的術語，合法的運用，與共同的標準，都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

文學史最後指出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於是至此乃告完成。 文學是社會的表示，不錯，這是確定的眞理，但同時這句話，曾經流傳許多誤謬的解釋。 文學往往是社會的補助物，他表示其他一切所不能顯現的，如人類的煩惱，痛苦，與願望等。 文學在這些地方，固然是社會的表示，但是我們要明白所謂「社會的表示」，這個名辭，不僅祇是說關於一切制度與風俗，而還涉及於一切存在的事物範圍之外，推廣至於爲歷史的事實，與純粹的考證，所不能說明的，一切不可得見的事物。

文學與社會的一種普通關係當然是不够的，單祇是空影，或鏡光，何能償足我們的要求。 我們所要知道的乃是一切連續不斷的影響與反動。他們實現的次序與時代孰先孰後，何種時代乃有何種的運動，究竟孰爲首創，孰爲摩仿。 世間眞沒有比較這種互相關係的探討更爲細密而精微的事了。

我們狠容易看出，解決總問題，必須有先分作若干部分的問題去研究之必要。 找着無數的特別解決，然後知道其餘的概略。 我的意思還不是說總解決呢，乃是說解決一個時代，或一種運動，稍稍値價的大綱也應該這樣做。

一次提出若干作品對於某種事實所發生的影響之種種問題的研究眞是無謂而可笑的舉動。 文學之影響於法國革命，決非隨意感覺得着的，忍苦耐煩，自一七一五年或一六八十年起至一七八九年止，細心考察文學的趨勢，還怕難於有成，因爲文學與生活之互相加繁的複雜關係，是永遠不斷的繼續增進。 如其文學而能影響，而能活動，決不是鎭石一般的壓下來的，也不是懸空硬加在一堆事實上的，而是百餘年來深入於無數個人心

中之無限的勸勉誘導,自某時代以至於一七八九年,一百年來無限無量的文學都浸潤寄託在法蘭西民族的羣衆精神之中,於是乃得見諸於事實,而有革命的活動。

(注一) 孟代擘(略史已見第二段之注一)哲學家,文學家,著有散文論文數卷。

(注二) Alfred de Vigny (1797—1863)十九世紀之法國名詩人,所作詩歌戲劇與其同黨羅曼主義的詩人之作品大不相同。係詩人而富有哲學思想者。(詳見本月刊第四卷第一期)拙著詩人微尼評傳。

＊ ＊ ＊ ＊

在我上面所敍述的一切方法之中,我們都還免不了時有錯誤。常常怕錯,便是我們從事於科學的工作之唯一的眞確方法,就是爲了這個原故,我才敍述方法以竭力反抗所謂「天才的批評」La Critique de genie之文學趨尙。我們常常怕錯,并且控制我們的思想,然而「天才的批評」總是欣賞,贊美自己的思想,一味的崇尙奮興的,娛樂的,華麗的思想,而我們只求其正確而眞切;「天才的批評」總是用新奇精緻的表示,以舒展或文飾思想,而我們祇是時時留意,唯恐思想之超過於存在的事實,於是孟代擘與羅騷不過是成了「天才的批評」之賣弄幻術的玩物,他們祇求別人羨贊這種批評的巧力或敏捷罷了。我們是要使別人忘却我們自己,而祇見孟代擘與羅騷。讀者如其誠實忍耐的在他們的作品裏去考證我們的批評,自能明明白白了解孟代擘之所以爲孟代擘,羅騷之所以爲羅騷。主觀的批評居然能引起這許多羨慕的後進,祇是因爲這是一種可以免却勞苦的研究,而又最容易賣弄自己的批評。

我已經說過了,我們所有的方法是成立於分開主觀的印象與客觀的知識之後。必如此,方能借重客觀的知識,以限制,控御,解釋主觀的印

象。

但是在客觀知識的預備之中，「謬誤」仍日常在我們目的的四圍埋伏暗藏着，時有隕越的危險，我在下面特爲提出辨別謬誤的數種要點：

(一)我們有時借助一種昧於事實之謬誤的，或不完全的知識，我們並沒有做一個謹慎而勤勉的預算，列出那些應該加以研究的考證與作品，我們太不知道前輩先生的整理事業與其成就的效果，書目考證在這種地方又是療治的藥品。 不錯這是一種乾燥無趣的知識，但是我們如其真肯做這種完備精密的書目考據工夫，那才是搜集材料，以陶冶眞確思想之必須的，强有力的利器咧！

我們又每每易爲苟且倦惰的習慣所誘惑，假使我們前輩先生所求得的結論與我們的條件和情感不相衝突，我們就太隨便的借重他人的結論當作自己求得的成績。 我們祗做了一種邏輯的考察，但是却沒有做一種批評的考察。 我們何嘗深深的探討作品之內容，我們對於這部作品的一切考證，並沒有存一種稍爲敏銳的疑難心，我們在這些地方應該先要查明這部作品是怎樣做成的，看清著作者所用的一切材料，與其所忽略的種種，所用的材料是如何組織完就的，所用的著作方法是否與我們考察出來的答案相符合，然後用我們自嶄新康健的知識中所得來的眞實結論，確定的加這本作品以相當的價值。

(二)我們或因愚昧，(於是乃有前條所論的誤謬，)或因浮燥，(唯一的救濟乃是遵守規律，忍耐的從事於遲緩的工作，以待思想之成熟，)或因妄信推理，不爲深沉之考慮，乃造成種種不正確，不精密的結論。 因爲在歷史的科學裏面，「推理」Raisonnement 每每是虛僞而不可靠的。 從來我們不能自簡單明確的出發點，以爲推理之嚴格的審定，如其看出沒有別的可能以作嚴格審定的時候，可應該將所謂「推理」分作數種簡短的手續，

以便卽刻成立結論呢?我們應該廢去「推理」的連續論斷,引長連續的論斷,祇不過是減少「推理」的力量。自推理事實方面卽刻成立的論調愈推遠,則愈減少其力量。每當我們注意於爲嚴密的推理時候,便覺得演繹方法每推進一步,則可能的論調便愈見增加,而論調的選擇便愈爲武斷。我們在用過明析的邏輯手續之後,可還應該顧及事實?必從這些事實之中,我們才能求得有力的出發點,以審定第二個手續。我們如其不存一種絕對的疑難心,千萬不可從結論中去求結論。

然後直接爲作品的解釋。切勿以平常於無意中所得的考證代替直接的研究。我們每每將所辨論的考證,用自己的語言文字解釋出來,於是這種減少或改變原有的考證之解釋中,便充滿了我們自己的私意。某君曾經做過一部甲種作品,但是甲種作品與乙種作品是相似的,如其我們祇顧到乙種作品,那就是說這樣一來,我們便丟開了唯一的眞正甲種作品,祇是在乙種作品上推敲。我們根據自彷彿近似的批評中所得來隨便的,過甚的信仰,就做成了虛僞的作品之研究。

(三)自已經孜查過的事實中,可以知道我們還用了一種不正當的方法。我們在兩種文學作品中察出相似之點,便隨意的指定他們是互相依附的。假使甲君與乙君相似,這就變成了甲君抄襲乙君,或摹仿乙君了。我們孜察得甲乙兩君互相關係之處,便直接了當的宣言說甲君是受了乙君的精神感動。……却忘記從前還有過,或許有過,一位受過乙君精神感動的,而與甲君的丙君。我們求得一個簡略的有限的部分的證據,便用來與廣泛的或普通的結論相附和,譬如自作品的隱語中看出這一句文字的著作年月日;於是便說全章全部作品的年月日都是相同的,在理論上說來,每編每段的文字祇有自己規定的年月日,決不超過他自己的範圍,爲其餘的篇段規定年月日的

我們所研究的每件事實或若干事實中之每一段落，往往遺漏其他的事實。我們考證羅曼主義之英國的或德國的來源，法國方面的傳述，便掩沒而不可得見。我們研究那末顛（注一）所加於雨果（注二）或那馬第勤（注三）之影響，便禁止思想中一切同時可以存在的差別的見解，或相似的心理狀況。根據那些主要作家的恰當身分，與其隱密的，間接的互相關係，在思想與藝術之複雜的潮流中，用敏銳的眼光，牢牢認定着手的途徑，眞不是件易事。我們無論研究那一種特別的細密科目，切勿可茫然目失，迷了着手的途徑我們那些追求各種文學影響，與探討各種文學來源的考據家，往往是太容易被人誘惑，總以爲要做這些工夫，祗有趨向羅馬那一條路好走。（注四）

我們每每歡喜張大事實與作品的固有意義，我們應當謹愼細密的敍述才好。千萬不可違背正誼，過於增加原有的高度。批評家之用考據的藝術以光輝作品是確有的事實，甚至發揮過於考據之所能顯然表示的於此，我們應該切勿作光輝發揮的批評，祗是採納明瞭的，確定的，樸實的方法，如巴司伽爾（注五）所謂「幾何學的眞理」。

事實常常是有所限止的，我們應該不斷的搜考。那些失却意義，使我們迷惑的事實切勿以爲這就是那些否定的事實。我們應作減價的計算，因爲我們不知道一件事實所有一切的情況，我們不了解一位作家所有一切的思想在我們最明顯的解釋中，也十分難免於謬誤之存在。我們要多多的觀察，以冀補救，消滅鎖碎的謬誤，標出我們最好的途徑，減少遠於事實的距離，在確實的考據裏，這種遠於事實的距離，本就應該免除。

（四）我們在特別方法的應用之中時有誤會。我們每每丟開了可以求得結論的唯一甲種方法，而用乙種方法，我們借重以因求果的演繹方法，或主觀的印象之一種信仰，以肯定事實，這些情形都是粗浮而鄙陋的。但

是我們也還用作家的史傳以求覓一種作品之才知的,或道德的價值。 因他生平的歷史以批評作家,是可以的,其實作家的確實意義,不必是一定要用他過去歷史中的偶然事實來判斷,寄養於孤兒院的五個孩子與竊盜緞帶的故事(羅騷與女傭同居,生了五個孩子,自己不肯教養,都送入孤兒院,又竊盜緞帶,自己不認,累及別人受過。)這些事並沒有說明約翰俠克(羅騷之名)在一七六十年時候所鼓吹的道德。其關於道德的還是比較的少,我可以說頗有關於愛米爾之康健,這種問題不是作家的史傳所可解決的,要看社會的反動是怎樣的。 在這種反動作用中,羅騷的生平與性格也都沒有眞眞存在,不過是些研究家從眞的或假的「想像」中所虛擬出來的,這類的「想像」多少總要與作品的印象互相混雜。

我們在選擇代表的事實時候,又常常容易弄錯,暫且丢開使我們迷惑的參考,或偏僻的事實不提,尋常的謬誤便是用非常的事實,當作代表的事實,其實既是非常的事實,於是每每總是例外的,祇不過是代表一種限度,一種最强的高度。 在我們研究中,總含有一種極容易表現得不甚明確的,代表的價值之特點。 傑作都是非常的事實,泛德爾可以代表法國的悲劇,但是在泛德爾這本作品裏,恐怕那細勒的成分比較法國悲劇的成分還要多些。

顯明的代表事實倒是那些尋常的事實,多多的搜集尋常事實的共同之點便自然容易看出,並且易於選擇最有意義的事實。 這就是說那些代表普通的,最純粹最尋常的種種作品,同時傑作中所謂非常的事實也可明白了。 這樣的考查傑作,便取得他固有意義的一切價值,我們便很清楚的,立卽看出爲什麼原故,到什麼時代,這部作品總是居於代表的地位,沒有失却他卓絕的價值。

但是尋常的事實往往是不能搜集,規定作一類同性質的事實。 他們

的含義各有不同，摩累先生在他討論十八世紀人士對於自然界的情感那篇美好的研究中，曾經設置一個首創的方法——在互相衝突的潮流中，辨白思想的運動之趨向。摩累先生按着年代，整理那些互相衝突的事實，列作平行的程序，增高的部分，指出新的趨向，縮減的部分便是在過去的歷史中所傳延的殘餘旨趣。每一時代的每一段落都給我們明確的留下那些互相衝突的事實之允安的種種集合點。

在伽薩米昂（注六）先生（卽摩累先生的著作中亦復如此）所作討論英國社會小說的論文裏，我們可以找出許多方法，以解決作家的行動或作品之細密問題。我們往往偕重偏向天才的成見，以解決這些問題，狠容易的加天才以優先權利，或效率，我們再沒有在恭維天才的臆說之外，一一細密考查，我們可以做出來的四五種假定，例如：

（甲）傑作能够響應他種已得勝利的作品，（繼承已受歡迎之作品而起）；

（乙）傑作能够奪回他業已衰微失却的地位，避免最後的譭謗；

（丙）傑作能够做一個發命使令以相攻擊的軍鼓，（文學批評家爲討論傑作而起爭辯）；

（丁）傑作能够集合所有散失在人生事業中的人類，整理出當時輿論的一種思想。

上列這幾種假定，就是要說傑作無非是從其他文學作品中產生出來的，所以我們也應該顧及其他的文學作品。

（五）因爲我們不願苦苦工作而無所得，於是我們便贊美已經求得的保證。文學史中祗有最少的考據，最少的方法，能給一種眞確的保證。泛言之，「保證」乃是知識之綜合的反證理由，文學史中所應說明的無非如此。但是「或然」Probabilites 與「近似」Approximations 都不可忽

略輕視。我們果眞能于十分明瞭的知識中，求得若干的成分也就算是不虛了。我們應該知道怎樣的欣賞已得的成績，以免却灰心喪志的懷疑，同時又應該知道怎麽的減少急求成績的僥倖心以免却自信過深的偷惰，正如前段所討論的一樣，此處的相對論便是眞確的專門的知識與精神的衞生共同集合而成的原則。

我們的惡習就是誇張我們從研究中得來的那些不完密的保證，甚至這種「誇張」趨於極端，於是「可能」Possibilites 乃變成爲「眞似」Vraisemblances,「或然」Probabiltės 乃變成爲「明確」Evidences「假定」Hypotheses 乃變成爲「證實的眞理」Vérités démontrées 演釋法與歸納法互相混雜於事實的研討之中，又復於此中妄爲草率的考證。

近二三十年來歷史家與批評家採用文學之批評的與歷史的方法已是比較從前更爲謹愼而勤勉得多，然而塑脫叛物常常疑懼，常常注意的精神如其還沒有爲普遍的批評精神，至少也是件常事而非一種例外。這種進步乃是成立於前輩先生經過慘淡經營的時代之後而後起之輩又復超越其師長以求進益，他們差不多都天然賦有科學精神，要知道這種科學精神是狠遲緩而又狠不容易養成的。

(注一) E. de Lamenais (1782—1854) 與雨果及那馬第勒兩大詩人同時之哲學家。

(注二) Victor Hugo (1802—1885) 十九世紀法國羅曼主義派的名詩人之一。

(注三) A. de Lamartine (1790—1869) 十九世紀法國羅曼主義派的詩人之一。詳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三期，拙著一八二十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注四) 此係法人成語，蓋言捨此以外別無他法也。

(注五) Pascal (1623—1662)十七世紀法國之名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其所著哲學論文頗皆根據數學原理。

(注六) Cazamian 法國近代文學批評家之一。　　(未完)

琪珴康陶譯序

加貝里爾唐努遒 (Gabriele D'Annunzio) 爲意大利現代最著名的詩人,小說家與戲曲家。一八六四年生於維路奈省 (Verona) 之必斯加拉城 (Pescara)。爲一貴族之子。曾畢業於羅馬大學。一八九四年充當國會議員。歐戰中曾經自立爲菲姆(Fiume) 的統領,反抗意政府。失敗後,擬遁跡寺院,享受宇宙間清幽的美。但是好動的天性,使他這種計劃失敗了。

他是意大利的寵兒,也是意大利民族性的代表者。他對於宇宙的香,的色,的美,差不多沒有一樣遺漏的。他所依賴的武器就是他所天賦的異常銳敏的感官。他靠着他的銳敏的感官去領解着宇宙與人生。他的宇宙觀與人生觀,都是由他的實際的肉感上來的。西蒙士 (Arthur Symons) 說:『現代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全盤接受生命的物質的基礎的。他只有從肉體上了解到精神的意義。』(見英譯快樂兒的序言。)

他除了自己的感覺,不曉得有其他什麽精神的與道德的東西。所以他對於宗敎,對於道德以至對於羣衆都沒有信仰。但是他有信仰,他信仰自己。他有崇拜,他崇拜美。他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也是唯美主義者。

他以爲人生的目的是在快樂。他所謂快樂自然是肉體的快樂。他不知道精神的快樂。他說:『快樂是自然供獻給我們得到知識的最確定的方法那些痛苦嘗得更多的人一定不及快樂嘗得更多的人聰明。』 他所以崇拜美,也無非因爲美是快樂的。

他的藝術方法是寫實的。其實凡是意大利的藝術家都是寫實主義者。他的表現力異常的強。任何事物只要經過他的描寫,就變成生動而且美麗。所以唐努遒也許不是一個眞正的人生意義的解釋者,或是眞正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是他的表現力的強,已經足以使他不朽了。

肉體的快樂是容易厭倦的，他永遠驅迫着人去找求新的快樂。一旦這種新的快樂不能實現的時候，對於這種追逐疲乏了的時候，人生的意義，就沒有了。於是意志强烈的人就以自殺爲唯一逃遁之所。唐努遮的贊美死，也就是在此。

快樂的福音的宣傳者，死的贊美者，藝術美的渴仰者：這就是我們的唐努遮！

附白：

唐努遮的作品甚多。他的創作的第一期大都是詩與小說。第二期是戲曲。他改作戲曲家的動機，起於與女優愛倫娜拉杜翠(Eleonora Duse)的結識。他的戲曲大半都是經她演過的。

他的小說與戲曲大都已譯成英文。其中著名的小說有：快樂兒，山間的處女，死之勝利，生之火焰等。戲曲有琪珴康陶 (La Gioconda)，法蘭西施加 (Fracesca da Rimini)，死城，加里荷的女兒等。琪珴康陶與法蘭西施加均爲西蒙士的譯本，就是譯者所依據的本子。

一九二三年八月六日於美國。

琪 珴 康 陶

意大利唐努遮 Gabriele d'Annunzio 著　張聞天譯

登場人物。

呂西荷、舍太拉(Lucio Settala)

羅倫左、加地(Lorenzo Gaddi)

高西臭、大爾波(Cosimo Dalbo)

西爾薇、舍太拉(Silvia Settala)

法朗西施加、杜尼(Francesca Doni)

琪珴康陶、蒂亞隸(Gioconda Dianti)

小畢太(Little Beata)

拉西麗妮太(La Sirenetta)

地方： 佛路連斯，比薩的海岸上。

時候： 現代。

第 一 幕

一間靜寂的，正方形的住房，裏邊一切東西的佈置表出簡單的和諧，顯得外表與房主人的內心的默合無間。四周的一切，似乎都是被有思想的歡樂女神的手所整理好的，這種景況使人想起平靜而又幽居的生活來。

兩扇大窗開向後面的花園；從一窗內可以看見襯在晴空中的聖米尼杜小山，牠的建築物，寺院，克羅奈加教堂，『美麗的維拉奈拉，』(La Bella Villanella)與法蘭西施式的單純的帆船。

一扇門開向內室，還有一扇引向外面。時正下午。從兩窗內射進四月的陽光，呼吸與協調。

佈景一： 西爾薇與老人羅倫左並立在第一扇門的門檻上正要走到清鮮的春天的大氣裏去。

西爾薇　啊，祝福生命！因爲我常常使一種希望燃燒着，今天我可以祝福生命了。

羅倫左　新的生命，親愛的西爾薇，善良的勇敢的靈魂，這樣善良而且這樣有力！暴風雨已經過去了。呂西荷，經過了種種災禍，現在又是你的了。并且他的心中充滿了感激與柔和。這似乎他是再生了的一般。他的眼睛中充滿了小孩般的天眞。

西爾薇　當你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的一切善性都恢復了。當他喊你做老師的時候，他的聲音那樣親愛，使你對於他的慈父的心都會跳動起來。

羅倫左　現在他的眼睛和我第一次看見他并且把泥土放在他手裏時一樣了。那時牠們是溫和而且神奇的；但是從此以後，他的指頭，那啟示的東西，都充滿了力。我還藏着他的第一次的作品。我曾經想，在你們的結婚日把牠給你的，但是不曾。我現在情願把牠給你作爲你們的新幸福的記號。

西爾薇　多謝老師。

羅倫左　那是一個戴着月桂冠的婦人的頭。我記得他曾經用過一個不好的模型。他工作時，難得向她看。有時他似乎完全吸引在工作裏面了，有時他很急躁。起初從他手上出來的是一個混亂的假面。我那時不知道那是什麼英雄的相貌。他遲疑了并且灰心了一刻，差不多難爲情了，望着他的作品，不敢回轉頭來向我看。但是，忽然間，在他放手之前，他略略揮着他的刀把一個月桂的皇冠安放在那作品的頭上。牠怎樣使我歡喜呀！他要把皇冠戴在他自己沒有完成的夢上。他一日的工作的結束是一種光榮與信仰的動作。我愛他自從那時起，就爲了那個皇冠。

我情願把那件作品給你。你如其仔細看着牠，也許會看出薩花(Sappho——古希臘女詩人。)的熱情的面吧，那個理想的相貌，在幾年之後，他方才能够在一件不朽的作品中間完全表現出來的。

西爾薇　(靜聽着。)請坐，請坐，老師；我請你久坐一刻。坐在這裏，窗子的旁邊。久坐幾分鐘。我有無數的話要告訴你，但是我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如其我能够克服這個繼續的顫抖呢！我希望你了解・・・・？

羅倫左　使你身體顫抖的是快樂嗎？

(他坐下，在窗子的旁邊。西爾薇靠在窗檻上，面對着他；她的面後襯着青天，在那裏小小的山巒突着。)

西爾薇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快樂。有時候一切存在着的東西，一切罪惡，一切憂愁，并且就是鮮血與瘡傷，都融解了，消滅了，抹到遺忘中去了，沒有了。有時候一切存在着的東西，一切可怕的記憶的重量，加增着而又加增着，漲成結實，不透明而且堅硬像一堵牆壁，像一塊我所永遠不能跨過的巖石。適才正當你向我說的時候，正當你要把那出乎預料之外的禮物想供獻給我的時候，我想：『哦，現在我將把那禮物，那一塊他拋下他的夢想的第一粒種子像拋在有收成的田裏的泥土，拿在手裏了；我將把牠拿在手裏，我將微笑着，保護着他的靈魂與他的生命的更好的一部走到他那裏；我將不說話，而他將看到我是他的一切東西的看守者，於是他將永遠不離開我，并且我們將重復年青了，我們將重復年青了！』我那樣想了，那思想與行動很容易地混合而不可分了。你的話變更了世界。况且，你知道，一點呼吸，一點蒸氣，就是一點虛無的東西，會推倒一切，會破壞一

切，使急躁，恐佈與痙攣重新回復轉來嗎？哦，四月啊！

（忽然間她轉向了光明，深深地抽了一口新鮮的空氣。）

這種空氣怎樣惱人而又怎樣純潔呵！一個人的一切希望與失望都隨着花草的塵埃吹散到風中去了。（她側向窗外喊。）畢太！畢太！

羅倫左　小孩在花園裏嗎？

西爾薇　是的，她在那裏，她在薔薇花叢中奔跑着。她快活得忘形了。畢太！她藏到樹叢中去了，小孩子！她現在在笑。你聽到她的笑聲嗎？啊，當她笑時，我了解了一切充滿了露珠的花的快樂了。那是她的新鮮的笑怎樣會使我心花怒發的緣故。

羅倫左　也許呂西荷也聽到了她，并且得到安慰了。

西爾薇　（莊重而且顫慄，倚在老師的身上并且拿着他的雙手。）那末你以爲他的一切創傷都將眞的被醫愈嗎？你以爲他將帶着他的全靈魂回返到我的身邊來嗎？當你看見他時，和他談話時，你覺得那個嗎？你的心上怎樣說？

羅倫左　在我看來，他的相貌似乎有帶着生命的新意義重新去生活過的人的樣子。那看見了死的面的人不能不在那一刻也看到了眞理的面。他的眼睛上的綳帶已經拿去了。他現在將完全了解你了。

西爾薇　老師，老師，如其你自已欺騙自己，如其這是一個無用的希望，那末我將怎樣呢？我的全副精力已經用盡了。

羅倫左　但是你現在還要怕些什麽？

西爾薇　他曾經要自殺；但是別一個，別一個婦人還活着，并且我知道她是不可調和的。

羅倫左　她現在能做什麼呢?

西爾薇　她一切都能做,如其她還是被愛着的。

羅倫左　還是被愛着?超出於死的?

西爾薇　超出於死的。呵,如其你知道我的苦悶呵!爲了她,他才要死,在一時的憤怒與神經錯亂的中間。試想他一定曾經怎樣的愛她,如其他對於我與對於畢太的思想都不能遏制他!在那個可怕的一刻,他完全是她的獵物了;他在他的熱病,他的痛苦的最高點,其餘的世界完全消滅了。試想他一定曾經怎樣的愛她!

(這婦人的聲音雖輕低,但是很傷心的。老人低着他的頭。)

現在誰能說在這一擊之後,當死的密霧在他的靈魂之前過去了時,在他的心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他是否一點記憶都沒有而醒來的?他是否在他現在的新生命與留在密霧中的其他一部之間看到一條鴻溝嗎?或是,或是那形像又在那深處浮起來,并且留在那裏,永遠地浮出在那裏嗎?告訴我!

羅倫左　(茫然。)誰能說呢?

西爾薇　(帶着悲哀的聲音。)唉,現在你自己也不敢再安慰我了。是嗎?沒有法子幫助了嗎?

羅倫左　(拿着她的手。)不,不,西爾薇。我是說:誰能說由這樣神秘的力在他那樣的天性中所產生的變化呢?在他心中的一切,現在都說着到他那裏來的某種新鮮而且善良的東西。當他微笑時,試去看他!適才正在你我離開他之前,他吻着你的可愛的手時,你不覺到他的全心融解在溫和與謙恭的中間嗎?

西爾薇　(面微紅。)是的,那是眞的。

羅倫左　(看着她的手。)可愛的,可愛的手,勇敢而且美麗,堅決而且美麗!你的一雙手是異常美麗的,西爾薇。如其悲哀太把牠們固結在一起了,牠也能使牠們純化了,使牠們完滿了吧。牠是完滿無缺的。你還記得凡洛西河(Verrochio)的婦人,那捧着一束花,披着頭髮的婦人嗎?啊,她就在那裏!

(他從西爾薇的面貌與微笑上看到在室內壁角裏小架櫥上的一個小小的半身像。)

你現在已經知道這關係了。那一雙手似乎和你的是同一血種的,牠們是同一本質的。牠們生活着——牠們不生活嗎?——那樣光耀的生命,以至面貌的其餘各部都被減色了。

西爾薇　(微笑着。)哦,年青人的話,眞是所謂年老心不老!

羅倫左　當呂西荷回復他的工作時,第一天他就應該臨模你的一雙手。我有一塊古的大理石,在莪里西拉里花園(Oricellari Gardens)內找到了的。我情願送給他,使他把牠們雕刻在上面,并且把他們放起來像歸依神明的獻禮。

西爾薇　(一片愁雲經過她的前額。)你以爲他不久就會恢復他的工作嗎?他情願嗎?他曾經和你說到牠嗎?

羅倫左　是的,不多久,正當你不在的時候。

西爾薇　他說了什麼?

羅倫左　模糊的,有趣味的東西,一種病體復原時的夢。我知道那個。我也曾經病過一次。他說:在病中,他有時似乎覺得他已經失去他的藝術了;似乎他對於牠已經沒有一點權力了;似乎他對於美已經變成陌生人了。有時似乎他的指頭得到了一種神秘的力,只要一觸,泥土上就會顯出形相,像在夢中一樣容易。他對於他空想中雕刻室的無秩序似乎有些不安寧。他叫我去一看。

你有鑰匙嗎?

西爾薇　(急促地。)那裏有經管的人。

羅倫左　你離開那裏有多久?

西爾薇　自從這件事開始以後,我永沒有再過去的勇氣。我似乎覺得我將要在那裏看到污血,并且將到處看到她的痕跡。在那裏她還是女主人。那地方還是她的領土。

羅倫左　雕像的領土。

西爾薇　不,不。你不知道她有鑰匙嗎?她在那裏進出似乎那是屬於她的。呵,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已經告訴過你;她活着而且是不可調和的。

羅倫左　你敢斷定自從那變故之後,她仍舊回來了嗎?

西爾薇　當然的。她的傲慢是沒有界限的。她是沒有憐憫并且沒有廉恥的。

羅倫左　那末,他,呂西荷,知道嗎?

西爾薇　他不知道。但是早晚他一定要知道的。她將設法使他知道。

羅倫左　爲什麽呢?

西爾薇　因爲她是不能調和的,因爲她不願釋放她的獵物。

(停頓。老人沈默着。婦人的聲音變成刻薄而且顫抖。)

那雕像,那士芬克斯(Sphinx),你看見過嗎?

羅倫左　(遲疑了一刻。)是的,我看見過。

西爾薇　是他從前指給你看的嗎?

羅倫左　是的,在上年十月中的一天。那時他才完成了牠。

(略頓。)

西爾薇　(帶着顫聲,似乎竭力說出的樣子。)那是神奇的,是不是?告訴我。

羅倫左　是的，牠是十二分美麗的。

西爾薇　不朽的！

（略頓。在這中間裝滿了無數說不出與不可見的東西。）

畢太的聲音　（從花園裏。）媽！媽！

羅倫左　孩子喊你。

西爾薇　（驚跳了起來，并且側向窗外。）畢太！哦，她在那裏；我的妹子法朗西施加在花園裏來了；她是和高西莫大爾波同來的。你知道嗎？高西莫是才從加羅(Cairo 埃及首都。)回來的；他昨晚抵佛路連斯。呂西荷一定很歡喜看見他。

羅倫左　（起立欲去。）那末，再會，親愛的西爾薇：或者我明天能够來看你。

西爾薇　再坐一刻。我的妹子很歡喜看見你。

羅倫左　我一定要去。時候已經晚了。

西爾薇　幾時我可以拿到你所答應給我的禮物？

羅倫左　大概明天。

西爾薇　不要大概，不要大概。我盼望着你的。你一定要常常，每天，到這裏來。你來，對於我們很有益處的。不要拋棄我。我信託你，老師。記好災禍還掛在我的頭上。

羅倫左　不要怕。保持你的勇敢！

西爾薇　（走向門邊。）法朗西施加來了。

佈景二：法郎西施加入，走到她姊姊那裏并且擁抱她。高西莫跟在她後面，和將要出去的羅倫左加地握手。

法朗西施加　你看見我帶來的是什麼人嗎？我們是在門外碰到的。你好，老師？你正在我進來的時候就要出去嗎？（她和老人握手。）

西爾薇　（很有禮貌地伸出她的手。）歡迎你回來，大爾波。我們正在盼望你。

呂西荷尤其急於要見你。

高西莫　(很不安地:)他現在怎樣?他起來了嗎?他全愈了嗎?

西爾薇　他已經痊愈;不過還有一點疲勞;但是一天一天旺健起來了。傷口已經完全合閉。在一分鐘內,你就可以看到他。醫生和他在一起;我要去告訴他:你在這裏。這可以使他非常高興。他今天問過你好幾次。他急於要見你。(轉向羅倫左。)那末,明天吧。

(她帶着輕快的脚步走出。衆人目送之。)

法朗西施加　(和善的微笑。)可憐的西爾薇!最近幾天來,她似乎生了翅膀一樣。有時我看着她,我覺得她就要飛向幸福中去了。沒有一個人應該得到更多的幸福;老師,你看是嗎?你知道她。

羅倫左　是的,她確是像你的姊妹的眼睛所看到的。她要從她的苦難中飛出來了。她的身上有一種不斷的震動。這是當她適才立在我身邊時,我感覺到的。是的,她很有福。沒有一種高度,她不能達到的。呂西荷呢,他的手中藏着生命的火焰,無窮盡的力。

法朗西施加　你今天曾經和他在一起嗎?

羅倫左　是的,有幾點鐘的功夫。

法朗西施加　他那時怎樣?

羅倫左　在甜蜜中奔跑着,而且稍有一點昏亂。你卽刻就可以看到他,大爾波。他的敏感是一種危險。凡是愛他的人能够使他好,也能够使他壞。一個字可以打動他,使他顫抖。留心你的每一句話,——愛他的你。再會。我一定要去了。(别二人而出。)

法朗西施加　再會,老師。或者我們明天在這裏還可以看到你。我希望這樣。你怕我家的樓梯!

(她跟着老人到門口;回到高西莫處。)

在那老人身上，有怎樣智慧與善良的火焰呵！當他走到房間裏來時，他似乎把安樂給每一個人。悲哀變成快樂；快樂因他而沸騰了。

高西莫　他能鼓動靈魂；他屬於人類中最尊貴的種族。他的作品是生命的不斷的提高；那是傳達火光的不斷的力，不論到他的雕刻品中或是到他所碰到的人身上。在我看來，羅倫左加地應該得到，比他現在從他的同時代人中所得到的，更高的名聲。

法朗西施加　這是的確的，這是的確的。如其你知道他在那可怕的事件內顯出怎樣的力與怎樣的精明呢！當那事發生時，我的姊姊不在那裏；她帶着畢太和我們的母親在一起——在比薩。這件事發生在晚上，莫格納河上的雕刻室內。祇有房子的管理人聽到這種報告。當他查明確實時，他立刻奔到羅倫左加地那裏告訴他。在那冬晚的愁苦與恐怖中間，在一切紛亂與不確定中間，獨有他一人永遠不失他的心神，也永沒有一刻的遲疑。他保持着一種異常的清明，因此每一個人被他征服了。他經理種種佈置：大家都服從他。把呂西荷在半死中帶到這所房子內的是他。醫生說已經無法救治了。獨有他一人帶着固執的信心說：『不，他不將死，他不將死，他不能死。』我相信了他。呵，怎樣一個勇武的晚上，大爾波。於是西爾薇到了。他親自告訴她，他禁止她走進一點呼吸就會息滅生命的微光的病人的房內：她的力量，她的幾星期守候的不可想像的忍耐力，那驕傲而且沈默的通夜的看守，看守着門檻似乎阻止死神的到臨！

高西莫　而我那時遠在天外，一點也不知道，很幸福地在尼羅河上泛着小舟。但是在離此之前，我有一種預知。所以我用盡種種方法

說服呂西荷和我同去，像我們向來夢想在一起做事的那樣。那時他已經完成他的雕像；并且我曾經想，他的自由是在那個奇異的作品內。他說，『還沒有！』而在幾個月之後，他到死中去找求牠了。啊，如其我不去，如其我和他在一起，如其我更能忠實，如其我知道怎樣去防禦他的仇敵，那就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吧。

法朗西施加　如其有這麼許多好事能够從這麼許多壞事中間出來，我們可一點也用不到後悔。誰曉得我的姊姊在失望的悲哀中不會死，如其那種暴行沒有忽然間把她和呂西荷聯合在一起！但是不要以爲敵人已經放下武器了。她還沒有拋棄她的領土。

高西莫　誰？琪珴康陶蒂亞祿？

法朗西施加　（走到他那裏叫他莫做聲，并且低着他的聲音。）不要說起那個名字！

佈景三：呂西荷倚靠在西爾薇臂上，在門檻上出現；他的面色蒼白而且消瘦，他的眼睛因了疾病異常的大；一種模糊的，甜蜜的微笑裝飾着他的沉湎於快樂的嘴。

呂西荷　高西莫！

高西莫　（轉身奔到他那裏。）哦，呂西荷，親愛的，親愛的朋友！

（他把他的雙臂圍着他的朋友，同時西爾薇走向她的妹子處，慢慢地和她同出，在出去之前，她還對着她的丈夫看了一眼。）

你又好了嗎，不是嗎？你現在不覺痛苦了嗎？我看你稍微蒼白了一點，稍微瘦小了一點，但是並不怎樣利害。你從前在狂熱的工作之後，一天伴着你的泥土有十二點鐘，被那熱火所消磨了時，我看見過你的面容也是這樣的。你記得嗎？

呂西荷　（紛亂地望着四周，似乎察看西爾薇還在近旁與否的樣子。）是的，是的。

高西莫　并且你的眼睛看上去也更大了．．．．。

呂西荷　(現出一種不可言說的,差不多驛氣的不安定。)・・・西爾薇?西爾薇到那裏去了?她不是適才和法朗西施加一起在這裏的嗎?

高西莫　他們讓我們獨自在一起。

呂西荷　爲什麽?她以爲,或者・・・・不,我沒有什麽東西告訴你,我現在什麽東西都不知道了。或者你知道吧。在我,不;我記不起來了。我不情願去記憶。告訴我你自己的事!告訴我你自己的事!那沙漠美麗嗎?

(他說的話都很簡單,似乎在夢中一樣,帶着急躁與痲痺。)

高西莫　我將告訴你。但是你一定不要太勞苦了自己。我將把我的遊歷的一切都告訴"　我將每天到這裏來,如其我可以;我將和你常在一起,你高興多久就多久,不過不至太久,疲乏了你。請坐在這裏吧。

呂西荷　(微笑。)你以爲我這樣軟弱嗎?

高西莫　不,你現在全愈了,但是最好你還是不要過勞了自己。請坐在這裏吧。

(他使他坐在窗子的近旁,并且看着反俫在四月的晴空中輪廓分明的山岡。)

哦,我的親愛的朋友,我用了這一雙眼睛曾經看到種種神奇的東西,這一點風景和牠們所吸收過的光明比起來,不過等於灰土;但是當我重新看到像這樣簡單的線時,(看着聖米尼杜!久遊在外的我,似乎又找到我自己了。看那個親愛的山岡呵!開荷勃(Cheops)的尖塔不能使人忘却美麗的維拉奈拉;并且不止一次,在哥卑(Koubbeh)與基哲(Gizeh)的花園中,在蜂蜜的積蓄所中,在咀嚼着一粒樹脂時,我總想到在樹橄欖狹叢邊上的細長的泰思更扁柏(Tuscan Cypress)。

呂西荷　（在春天的呼吸之下半閉着他的眼睛。）在這裏很好，不是嗎？這裏有紫羅蘭的氣味。也許室內有一束紫羅蘭吧。西爾薇把牠們到處的放，就是在我的枕頭底下他也藏了許多。

高西莫　你知道嗎，我已經把沙漠上的紫羅蘭夾在可蘭經內帶給你。那是我在一個波斯的寺院中採集來的：牠接近齊培特(Thebaid)，在麥克丹(Mokattam)的旁邊，在挺秀的沙地之上。那裏，在山中挖出的洞穴內，舖着地氈與襯褥，僧士們用奇味的茶，阿拉伯茶，用紫羅蘭焙香了的，供獻給他們的遊客。

呂西荷　而你替我把牠們帶來，埋葬在一本書內！你能够在那樣遠的地方去採集牠們，怎樣快樂呀；并且我那時也是可以和你在一起的。

高西莫　在那裏，一切都忘却了。我由一條直長的石階從山脚下走到別克泰斯溪太(Bectaschita)門。四周圍都是沙漠；廣大無垠，異常的乾燥，在裏面沒有生命的東西，祇有風的動靜與熱的戰慄。我祇能在這裏與那裏，在沙堆的中間，分別出阿拉伯墳墓的白石。我聽到高在天空的鷹隼的叫聲。我看到尼羅河中無數揚着白色的三角帆的船，慢慢地，進行着，進行着，像雪片一般。一點一點，我被一種狂喜所捉住了，那是你所永遠不能知道的，光的狂喜。

呂西荷　（悠遠的聲音。）并且那時我也是可以和你在一起的，遊蕩着，遺忘着，夢想着，吸飲着光明。你不是在一隻滿載酒罐，布袋與籠子的船上下航尼羅河嗎？你在薄暮時登在一個島上；你穿了白洋綢的衣服；你渴了；你赤着脚在花上走；而且香味那樣的强烈，你似乎把飢餓都忘記了。唉，我從我的枕上想到感覺到這些

事情。并且當我的熱病在最高點時我跟着你經過沙漠；經過紅沙的沙漠裏面散佈着閃耀的石子，在太陽光下分裂的響聲和在火焰中的樹枝一樣。

（略頓。他傾向前面，用更清朗的聲音說，并且張大了眼睛：）

還有那士芬克斯呢？

高西莫　我第一次在晚上星光中看到牠，沈落在那種面上還是保守着旋風的粗暴痕跡的沙土內。那大風平靜後，牠顯出面部與臀部，那一切是人的與獸的東西。牠的面，因為牠的傷痕被陰影蒙蓋着，所以我那時覺得異常的美麗：沈靜，莊嚴，像夜間的青色，差不多是柔和的。呂西荷，世界上沒有像牠那樣孤獨的東西了。後來我又在白天看到牠。牠的面是獸性的，像臀部一樣；鼻子與喉頭已經沒有了；鳥糞弄污了牠的髮。那是墳墓的開掘者與死屍的塗油者所意像的重笨而沒有翅膀的怪物。但是我看到，在我前面的太陽光中，你的士芬克斯，純潔而且緊張，帶着活埋在肩膀中的翅翼。

呂西荷　（帶着急躁的情緒。）我的雕像？你說我的雕像？你看到了牠，喲，是的，在你動身之前；并且你覺得牠是美麗的。

（他不安寧地向門口望着，恐怕西爾薇聽到他的話，并且低聲着說。）

你覺得牠是美麗的嗎？

高西莫　異常的美麗。

（呂西荷用他的二手遮蓋着他的眼睛，約有幾秒鐘似乎想在黑暗中間喚起一種靈視的樣子。）

呂西荷　（放下兩手。）我已經看不見牠了。牠逃避開我。牠很混亂地在剎那中來而復去。如其我現在能夠把牠放在我的前面，在我恐怕

是新鮮的了:我要喊出來吧。可是牠是我用了這兩隻手雕刻的!

(他看着他的細瘦而又敏感的手。他更其興奮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我的熱病的起點，當那粒槍彈倘在我的肉中并且死神在我失了知覺的靈魂中連續地細語着時，我看見牠立在我床脚的前面，燃燒着像一支火把，似乎是我自己從白熱的物質中把牠塑成的。這樣，我從我的眼瞼中看到牠有好幾天，好幾夜。我的熱病愈是增加，牠變成愈是光明。當我的脈膊燃燒時，牠變成了火焰。這似乎一切在牠的脚前所流的血都到了牠的內面并且沸騰了。····

<u>高西真</u>　(不安寧地望着門口，帶着同樣的恐怖。)呂西荷，呂西荷，你剛才說你現在一點也不知道，你什麼東西都不願記憶。呂西荷!

(他輕輕搖動他的朋友，他仍舊木立不靜。)

<u>呂西荷</u>　(記憶起自己。)不要怕。我已經把牠遠離了，遠離在我的後面，在海底之下。那雕像也在船破之後和其餘一切沈溺了。這是爲什麼我除了混亂地像從深水中看到牠之外，再不能分明看到牠的原因了。

<u>高西真</u>　祇有牠應該得救的，祇有牠應該永遠生活着的;并且只要有這樣美麗的一件東西存留着，去增加在人生的裝飾品上，那樣多的痛苦也不算白受了，那樣多的罪惡也不算沒有用場了。

<u>呂西荷</u>　(帶着不分明的笑容并且用悠遠的聲音微笑着。)這是的確的。我有時想到一個人的運命，他的貂與船上的一切東西都在大風浪中沉沒了。有一天，天氣像這樣好，他駕了一隻小船，帶了一個網，希望從深海中拖一點東西出來。經過了不少努力之後，他把一個雕像拖到了海岸上。那個雕像是那樣的美麗，他重新看見牠，

使他快活得哭了。於是他坐在海岸上向牠凝視着，他對於那個獲得已經滿足了，并且不願再去找求別的東西了：『好，我忘掉別的東西！』(他急急起立。) 爲什麽西爾徽還不回來？(他諦聽着。) 誰在笑？哦，這是在花園中的畢太。看呵；聖米尼杜滿染着黃金；牠正光耀着呵。在西勃(Thebes) 還有更加光榮的光嗎？

高西奧　光的狂喜！我已經告訴過你：你不能在別的地方知道牠。圓圈，花圈，輪子，光耀的薔薇花，不可計數的火花····使我們想起了天堂篇(但丁神曲的最後一部。)的詩句。只有但丁曾經找到過耀眼的字。有時尼羅河變成黃玉的洪水，那『神奇溝渠』像水中的石一般，空氣的變動引起了數千萬洪濤巨浪。一切東西都在光中浮遊着；一切葉子都被浸潤着。那些帶着滿盛的酒罐在河流邊走着的婦人，眞閃耀得像『光影分明』歌中的聖體。

(呂西荷看見草上的一束紫羅蘭，就拿了起來把他的面埋在裏面嗅着牠們的香氣。)

呂西荷　(還是把紫羅蘭放在他的鼻管上并且快樂地半閉着他的眼睛。) 尼羅河上的婦人美麗嗎？

高西奧　有幾個，青年的，她們的身體異常的純潔與優美。你，歡喜堅定與活潑的肌肉，要帶些刻薄相，修長，强有力的腿的你，大概在那裏可以找到無比的典型吧。我怎樣常常的想到你呵！在伊麗番梯納(Elephantina)島上，我有一個十四歲的小朋友；正在黃金時代的女孩子，細小，柔軟，堅定，有强健的與弓狀的腰，挺直而且强壯的腿，完滿的膝蓋；一件很少有的東西，像你所知道的 在那給人以尖檢的印像的，銳利的而且準確的，堅硬的柔和中，有三樣東西用着牠們無限柔軟的優美使我快活的：那嘴，那眼毛的陰影，那些指尖。她用她薔薇色的指尖，像染成

紫色了的花瓣的指尖，編她的頭髮：在她的白屋的門檻上看她那種行動，是我早上的娛樂。我應該把她和着石像，甲蟲形的寶石，布品，煙草，香料，武器一併帶來的。我帶給你一隻弓，在亞蘇安(Alsouan)買的，牠和她稍微有些相像。

呂西荷　(稍有搖動的樣子，向後仰他的頭。)她一定是一個有趣味的孩子！

高西莫　有趣而且無害的。她像一隻美麗的弓，但是她的矢是無毒的。

呂西荷　你愛她？

高西莫　像我愛我的房子與我的狗。

呂西荷　唉，你在那裏多麼快樂呵；你的生命是輕快而且安逸的。夢中我看見你上岸的地方，一定是伊麗番梯納島了，我那時也是可以和你在一起的！但是我要去，我要離開這裏。你回來不久住嗎？我要在尼羅河上造所白屋；我要用河中的膠土塑我的雕像，並且把牠們放在你的那種光內，使牠們變成黃金。

(他向門口喊，似乎忽然間被一種不耐煩，一種生活慾的急躁，所捉住了。)

那樣不至太晚嗎？

高西莫　太晚了。炎熱正在前來。

呂西荷　那有什麼關係？我歡喜夏天的熱，就是炎熱我也喜歡。一切石榴樹都將在園中開花，並且天雨時，牠們可以看那些使地面快樂得歎息的大而且暖的雨點。

高西莫　但是那卡姆沉(Khamsin 埃及三四五月間從東南吹來的熱風。)？當全沙漠起來反抗太陽時？

(西爾薇於門檻上出現，微笑着，她的全身顯出活潑的精神。她已經更換了帶有更分明，更像春天的顏色的衣服；她的手中捧着一束薔薇花。)

西爾薇　你說什麼反抗太陽，大爾波？你喊我嗎，呂西荷？

呂西荷　（重新顯出一種不安定的膽怯，似乎一個人雖知道自棄的需要，但是他又不敢做。）

是的，我喊過你，因爲我以爲你將永遠不回來了。高西莫已經告訴了我這麼許多美麗的東西。我要你也來聽聽。

（他的眼中現出新的驚奇望着他的妻子，似乎他在她的身上發現了一種新的引力。）

你曾經出去了嗎？

西爾薇　（微笑。）呵，你在看我的衣服。我把牠穿上去是要看牠到底像個什麼，正當法朗西施加在那裏時。我的妹子要我來向二位謝罪，因爲她去時沒有向二位告辭。她很急：她的孩子正等着她。她希望，大爾波，你能够來并且不久可看到她。

（把薔薇花放在桌上。）

你今晚可以和我們一同吃飯嗎？

高西莫　謝謝。我今晚不能。我的母親望着我呢。

西爾薇　自然的。那麼，明天？

高西莫　明天。明天我要把給你的禮物帶來，呂西荷。

呂西荷　（帶着稚氣的好奇。）是的，是的，把牠們帶來，把牠們帶來。

西爾薇　（神秘地微笑。）我明天也有禮物送來。

呂西荷　從那一個？

西爾薇　從老師。

呂西荷　什麼東西。

西爾薇　你會看到。

呂西荷　（發出高興的動作。）你也會看到高西莫所給我的許許多多美麗的東西：布匹，香料，武器，甲蟲形的寶石・・・・。

高西莫　辟邪得福的種種神符在琪勃爾愛爾太爾（Gebel-el-Tair），在高普篩人（Capt，上古埃及土人的族名。）的寺院中，我找到了最有神

力的甲蟲形的寶石。一個僧侶告訴我關於一個修道士的長故事。他說這個修道士第一次被處刑時，逃到藏納死人的窖內，在那裏找到一個木乃伊，把塗着香膠的麻帶解去并且把牠恢復了生命，於是這個復生的木乃伊用着牠塗色的嘴唇說出牠生前完全由幸福組織成功的生命。最後，當修道士要把牠改宗時，牠情願再躺下在牠的香膠內；但是牠先給了他一塊護身的甲蟲形的寶石。那寶石的用場，與牠怎樣經過了幾世紀會落到善良的高普第人的手中，我現在不能告訴你，因爲說來不免太長了。比牠再有神力的，至少在埃及是找不出的了。這個就是：我現在把牠供獻給你，我把牠供獻給你們二位。

（他把那神物授給西爾薇，她仔細看過之後傳給呂西荷，她的眼中忽然現出光明。）

西爾薇　　牠怎樣藍呵？牠比了土耳其的藍玉還要藍。

高西莫　　那高普第人對我說：『小如珍寶，大如運命！』

（呂西荷把那神秘的石子在他纖細的手指中翻弄着。）

那末，再會吧：明天！晚安。

西爾薇　　（從薔薇花束中抽出一枝，送給他。）這裏一朵薔薇花來換你的神符。把牠送給你的母親。

高西莫　　謝謝。明天！（他向他們再行了敬禮出去了。）

佈景五：呂西荷贍怯地微笑着，獨自翻弄着那寶石，同時西爾薇把薔薇花放在瓶內。二人在靜默中聽到他們急迫的心的跳動。斜陽把黃金鍍着室內。在四方形的窗口中，可以看到青色的天空；聖米尼杜在高空中光照着；空氣很柔軟，一點風息也沒有。

呂西荷　　（望着空中，并且急迫地靜聽着。）這間房子內有一個蜜蜂。

西爾薇　　（舉起他的頭。）一個蜜蜂？

呂西荷　　是的。你沒有聽到嗎？

（二人同聽着踏踏的脚音。）

西爾薇　是的。

呂西荷　或者你把牠從薔薇花中帶來的。

西爾薇　這些花是畢太摘的。

呂西荷　我剛才聽到她在花園裏的笑聲。

西爾薇　她重新回到家裏來，怎樣高興呵！

呂西荷　那時把她打發開是很對的。

西爾薇　她因爲呼吸了松杉的氣味，更强健，更可愛了。在鮑爾諾(Bocca d'Arno)。的春天怎樣可愛呵！你歡喜到那裏去住幾時嗎？

呂西荷　那裏，在海邊‧‧‧‧你歡喜牠嗎？

（他們的聲音被一種微細的顫慄所變化了。）

西爾薇　在那裏過一個春天常常是我的夢想。

呂西荷　（被情緒所過制。）你的夢想就是我的，西爾薇。

（寶石落地。）

西爾薇　（立刻俯下把牠拾了起來。）啊，你把牠落地了？他們要說這是不好的預兆。看，我去把牠放在畢太的頭上。『小如珍寶大如運命。』

（她很纖巧地把那寶石放在薔薇花上。）

呂西荷　（伸出他的手似乎懇求的樣子。）西爾薇！西爾薇！

西爾薇　（奔向他。）你覺得不好過嗎？你面上更蒼白了。啊，你今天太自己勞苦了，你已經疲乏了。來，坐在這裏。你要喝一點露酒嗎？你覺得要發昏嗎？告訴我！

呂西荷　（他以十二分的愛情拿着她的手。）不，不，西爾薇：我從沒有覺得這樣好過的。你，你坐下，坐在這裏；我終究拿我的全靈魂在你的脚下，崇拜你，崇拜你了。

（她倒倒在椅上，他跪在她的前面。她的身體斷抖着，并且把她的手放在他的嘴唇上似乎不要他說的樣子。呼吸與言語都從她的手指中間出來。）

終究！牠像從遠地奔來的洪水，自從你愛我以來傾瀉於我的生命上的一切美麗的與一切善良的東西的洪水；并且我的心花怒放了，呵，我在牠的重負之下不能支持了，我在牠的痛苦與甜蜜之下，昏暈而且死滅了，因爲我不敢說‧‧‧‧。

西爾薇　（她的面色蒼白，她的聲音差不多聽不到。）不要了，不要再說了。

呂西荷　聽我說，聽我說！你所忍受的一切痛苦，你毫不叫苦地受到的創傷，你恐怕我慚愧與悔罪而隱藏的眼淚，遮蓋你的悲傷的笑容，你對於我的漂泊的無窮的憐憫，你面對着死的不屈的勇敢，你爲我的生命的堅忍的戰爭，你在我床邊的常常飛翔着的希望，你的看守，留心，不斷的顫抖，希冀，沈默，快樂，在你的心中一切深沈，一切甜蜜與英武的東西，我都知道，我都感覺到，親愛的靈魂；并且，如其暴力足以打破羈絆，如其熱血足以拯救的，啊，（讓我說！）我賜福把垂死的我帶到你的殉難的與你的信仰的房子內重新從你的手裏，從這雙顫動的神手裏，接受生命的禮物的那一晚與那一刻。

（他緊壓他的震動的嘴在她的手掌中，她從濕着她眼睛的眼淚中凝視着他，完全被出於希望之外的幸福所變動了。）

西爾薇　（帶着昏暈而且斷續的聲音。）不要了，不要再說了！我的心不能支持了。你把快樂悶塞我了。我曾經只希望從你那裏來的一個字，只要一個，不要別的；現在你忽然間用愛的洪水充滿了我的每一條血管，你越過了我的夢想，你給了我出乎希望之外的幸福。哦，說什麼我的悲哀？那些忍受了的悲哀，那些抑制下去的

沈默，那些眼淚，那些微笑，現在在這個把我帶去的洪水前面，算得甚麼呢？我似乎現在覺得，爲了你，爲了你，我很抱歉不能忍受更多的痛苦。也許我沒有達到悲哀的深處吧，但是我知道我已經達到了幸福的高潮了。

（她盲目地撫弄着他的頭，似乎蹲下的樣子。）

起來，起來！走近我的心來，靠在我的身上，讓我撫慰你，緊壓我的手在你的眼皮上，莫做聲，去夢想，去喚回你的生命中的深沈的力。啊，你應該愛的不祇我一個人，不祇我一個人，還有我對於你的愛：愛我的愛！我並不美麗，我是不值得你的眼睛的顧盼的，我是陰影中卑下的動物；但是我的愛情是神奇的，牠是在高處，在高處，牠是獨自的 牠和白天一樣確定，牠比死更强，牠能够幹奇蹟；牠將給你所要求牠的一切。你可以要求你希望牠的更多的東西。

（她拖引他到她的心旁，拾起他的頭。他的眼睛閉着，嘴唇緊合着，面和死一樣的蒼白，他被情緒所陶醉，并且變成無力了。）

起來，起來！走近我的心來；靠在我的身上。你不覺得你不能把你自己給我嗎？你不覺得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比了我的心胸更確定的嗎？你不覺得你永遠能够找到牠嗎？啊，我有時這種確定也許可以像光榮一樣酖醉你吧。

（他低着頭跪在她的前面；她把兩隻手向後推開他的頭髮，使他的前額完全露出。）

美麗的，堅强的前額，封固了的并且賜福了的！希望一切春天的幼芽都在你的思想中醒來！

（顫抖地她吻着他的前額。靜默地他伸出兩手向着她。夕陽像晨光一般。）

（第一幕完）

感事書懷偶成七絕

曾琦

普恩嘉賚是吾師，克烈門梭更不疑，他日政權如在手，要當橫海制倭夷。

法前總理克烈門梭 Clemanceau，今總理普恩嘉賚 Poincaré，皆主張對德復仇，數十年如一日，卒能恢復故土，克償夙願，予竊慕之。以爲我國今日正需如此擁護國權之人，世有以狹義的國家主義相譏者 予固不之計也。

六却英夷百戰功，髫齡讀史慕文忠，當年一炬焚鴉片，民族精神萬古雄！

林則徐十八歲著驅夷論，其後卒本所學以爲國家捍禦外侮，曾在廣州沒收英人所販鴉片，舉烈火而焚之，世界爲之震驚，此誠我國民族精神之代表也。予擬建議國人，爲林築銅像於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廣州成都重慶等處，一以重振禦侮之精神，一以期除鴉片之禍患，愛國之士，當以爲然耳。

華胄千年文化古，楚歌四面國基危，從今教養乘生聚，覇越亡吳事可期。

予嘗謂中國之勢雖危，而文化根基甚深，苟能勵精圖治二十年，亦足以厠於强國之林矣。

咸同定亂有湘軍，起自民間報國恩，時代不同思想異，精神要足拯元元。

有清洪楊之役，湘中三數書生以民團起而平定大亂，其思想雖囿於書說，而方法則至今猶可適用，精神更足以使人崇拜。予深信今日欲內除國賊，外抗列强，皆有待於各省自治之民軍，由一縣以佈於全省，由一省以推於全國，組織嚴密，聲氣靈通，一隅動而全省應，國難不足平矣。

少年喜事終堪用，老朽無能盡可誅，劉晏理財唐代續，張騫奉使漢皇圖。

唐劉晏理財，專用年少，成效甚著；漢武帝下詔，獎勵跅弛之士，卒得開通萬里。今之官僚，動以經驗自誇，實則簿書期會之勞，雖經驗百年，亦庸吏耳，曷若少壯有爲者之富於活動力乎。

亂國用刑宜重典，起衰振廢屬中庸，老莊心學申韓法，王道還須雜霸功。

予以爲欲治今日之中國，惟有以菩薩心腸，行金剛手腕，以老莊哲學，行申韓法理，對於一切敗類，務須剷除盡淨。若今之朝討而暮聯，晨罰而夕赦者，直可謂以國事爲兒戲，宜乎奸黨徧於國中，善人爲之裹足，故非一反其道而持以刑亂用重主義，不足以期政治之清明。昔孟子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予則謂今日當局倘能爲國家多除一二惡人，則國事不足定矣

千秋掌故久羅胸，治國經邦道不窮，莫笑書生多腐氣，應知古國有雄風。

予以爲欲治今日之中國，必須熟中國之歷史，觀既往以察將來，必能得政治之要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典章制度，抑在其次。蓋在百年以內之中國，皆爲非常時代，處非常之世，而欲以常法治之，幾何其不失敗，故或有笑予之泥古者，予則亦笑其人之泥今也。

聞國內政變欲歸不能慨然賦此

歲暮思鄉切，猶聞國難稠，靈均終愛楚，尼父祗從周。畏病偏多病，銷愁轉益愁，海天一回首，何日泛歸舟。

世事眞如幻，浮生欲發狂，斬蛟猶有志，射虎豈無良。蹈海羞秦帝，揮戈憶魯陽，未除煩惱障，忙煞佛心腸。

予出國時舟中曾有句云：西去漸除煩惱障，白鷗相對亦欣然，今則窮愁如昔，修養無進，念之良自愧耳。

續 雜 感 三 首

有生三十年，牙牙始學語，自笑爲何事，曰惟求智耳。

有涯隨無涯，吾生亦殆哉，偶憶莊生語，懷哉歸去來。

計拙謀衣食，在陳幸遇陳，諒哉工部語，儒冠多誤身。

予前年在巴黎絕糧，賴友人陳登恪貸款相助，始免於難。

由德返法留別柏林諸友

哀樂中年百感併，東山絲竹且陶情，煩君莫奏陽關曲，恐有神州鬼哭聲。

右別王潤璵君。予遊遍德法兩國，見其戰後之秩序，猶能嚴整如故，人民安居樂業，而不見有所謂土匪。回顧吾國，乞丐滿街，哀鴻遍地，軍閥蠻觸，土匪橫行，同是人類，同爲國家，而程度相越有如斯之遠，不禁爲之且驚且憤，且羨且慚。因勸潤璵不必耽於音樂，久居歐土，宜早歸而從事改革社會，予雖不才，亦當執鞭弭以從其後也。

破浪逃禪兼有之，君家風範使人思，柏林此別應回首，惆悵南歐獨步時。

右別宗白華君。予養病柏林，藉承白華相助，友誼之篤，沒齒難忘。昔宗慤有乘長風破萬里浪之志，而宗炳則皈依佛理，白華渡海來哲學，殆欲世其家風歟，予故力贊其志，而益勗勉之。

危樓遙領一江秋，海外登臨共解憂，相對不禁慚皈顆，杜陵詩句祗牢愁。

右別吳君毅君。君毅詩有危樓遙領一江秋一語，予極喜誦之，昔趙甌北題袁子才詩有云，相對不禁慚皈顆，杜陵詩句祗牢愁，予對君毅亦有此感，故借用之．蓋君毅詩多艷麗之作，予則只有牢騷之語也。惟全詩僅自撰一句，君毅得毋笑我江淹才盡乎。

重遊德國得烈斯登之那當山頂歸途感賦一律

又作山中客，渾忘海外身。狂歌蠻女笑，長嘯野花春。明滅煙雲幻，啁啾鳥

雀馴,晚鐘歸棹急,回首億前塵,

予遊德返法,在比法交界地換車時,錢包爲扒手所竊,無錢買票,狼狽不堪,幸賴比法二西人貸以車費,始抵巴黎。時仲蘇同行,咸共歎拉丁民族之道德,遠勝於日耳曼蠻族,而勞動階級之能實行互助,亦異乎智識階級之僅以博愛爲口頭禪也。

遊中德意志阿爾慈山頂口號一絕仿定菴體

閒學求才吾倦矣,遊水觀山結習存,踏遍西歐偶回顧,吟鞭東指望中原。

巴黎遺失書籍日記感賦

言行歷歷溯從頭,虛度韶光卅二秋,剩有殘篇猶被盜,半生心血付東流。

一身以外無長物,萬卷之中有道心,書去道存身可燬,此心終古任浮沈。

予寄存巴黎華僑協社五口書箱中,有日文書千餘册,中法文書各數百册,歷年所作之日記及日本手鈔之稿本均在其內,不知何故,完全被人竊去。他物不足惜。所最痛心者爲日記之遺失,予昔年於役革命,雖在萬軍之中,亦未嘗一日間斷日記,今既爲人所竊,言行無復可考。憶予髫歲東渡擬留學十年,後因拒約中途歸國,今日本地震,予幸免受驚恐,而乃喪失行李於巴黎,倘所謂在劫難逃者歟。

殘冬窮居自遣二絕

陋室曾無厠可如,燈光爐火借鄰居,文明幸福我何有,學道惟留萬卷書。

先憂後樂平生志,抱道安貧憶昔賢,從此成功差自信,困心衡慮已多年。

予賃居巴黎郊外一屋,既無電燈,復無火爐,尤奇者並無厠所,蓋純然一貧民窟也。近有無恥妄人,倡言留學生歸國至少可以改良厠所,蓋彼眩於外國繁華之居,廁所美麗,而不知平民有並此而無之者。如予所居之室,將何所資以爲改良乎?居貴族之地而談平民主義,蓋無往

而不見其價矣。

觀巴黎影戲演膜外風光一劇感賦

浮生我亦悲觀者，合眼應知幸福多，所懼目盲心未泯，轉憂天墮淚成河。悠悠世事原如此，莽莽乾坤可奈何，勘破人間等遊戲，會當躍馬自橫戈。

是劇爲法前總理克烈門梭氏所著，中敘一中國盲詩人，當其失明時，覺其家人對之甚親切，自以爲幸福，及一旦遇醫治愈，雙目能視，見其妻子與人私通，詩集亦被其書記私刊名字，據爲己作，一切欺詐，完全發覺，憤不忍視，因自抉其目，復歸於盲。予觀克氏此劇，蓋純爲一悲觀主義者，顧按其生平行事，勇絕羣倫，在法有老虎之稱，絕不類悲觀厭世者，乃知人能看透世情，方足以言大勇，予向主悲觀的積極主義，倘亦與克氏暗合歟。

一九一九年十月帶病出國抵巴黎車站口號一絕寄國內友人

十年浪迹走天涯，又趁征輪向海西，爲報神州故人道，病夫今日到巴黎。

新文化叢書

年來文化運動，日益進步•但文化運動，首重知識•本局特選歐美名著編譯新文化叢書多種，譯筆出自名手，流暢明白，極合一般人閱讀之用•

書名	冊數	定價
達爾文物種原始	全四册	一元八角
赫克爾一元哲學	全二册	一元二角
女性論	全一册	四角
政治理想	全一册	三角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全一册	四角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全一册	五角
社會問題概觀	全二册	八角
遺產之廢除	全一册	八角
思維術	全一册	七角
農業政策	全一册	八角
工業政策	全一册	一元
商業政策	上册	四角
社會問題總覽	全三册	一元二角
唯物史觀解說	全一册	四角
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	全一册	三角半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	全一册	五角半
人的生活	全一册	四角

中華書局出版

巴黎寄妹書

曾琦

吾妹徽容。家叔宅安之長女也。幼許字於表弟蕭氏。俗所謂隨姑倪也。蕭氏子體素羸弱。已患肺疾瀕死矣。乃依世俗衝喜之說。迎吾妹過門成婚。不數月而遂寡。時妹年方十九歲。予由成都返家。聞其事大戚。對吾叔及諸兄弟皆有所責難。意欲勸令改字。而格於舊習。卒不敢言。妹亦貞堅自矢。之死靡他。其心匪石。不可轉焉。嗚呼。天邊圓月少。世上苦人多。若吾妹者。其殆苦人中之尤者乎。然其性行之賢淑。思想之清超。求諸近世新女子中。殊未易見其比。予雖憐其遇而甚嘉其志。東方女子之美德。妹其盡具之矣。去歲移書見規。情詞悱惻。使予讀之潸然淚下。爰將來函及予覆書併公布之。以諗於海內名媛。大雅君子。幸垂覽焉。民國十二年十二月。歲不盡十日。愚公誌於巴黎郊外旅舍。

大妹如晤。去秋養病柏林。奉妹手書。暨詩數章。諷以言歸。情詞懇摯。迴環誦讀。涕泗交頤。妹有左芬之才。兄無鮑照之德。稽遲逾歲。非敢忘懷。蓋每一執筆。輒為痛心。既念吾妹。亦自傷也。吾自別家園。瞬逾十稔。沈溺學海。奔走世途。中間經歷險阻。遭罹疾病。瀕死者再。非人所堪。尤以渡歐以來。窮愁為向所未有。比東坡之居海外。未足喻其顛連。視昌黎之謫嶺南。猶遠逾其困苦。所差堪自慰者。惟十年以來。足跡所歷。幾遍寰宇。見聞既廣。胸襟自闊。不若世俗陋儒之局促轅下耳。言其涉歷。亦略可陳。其在國內。游蹤所及。南迄交趾。北暨燕都。大江以南。黃河以北。名山巨川。奇情異景。太史公之所矜詫。蘇子由之所駭怪。亦既備歷。猶且過之。遊金陵而弔帝王之都。過洞庭而覽瀟湘之勝。烟霞入於眼底。風景羅於胸次。豪情

煥發。逸興遄飛。至今思之。有餘快焉。若夫國外。則蓬萊三島。負笈行吟。弔徐福之故墟。覽唐代之遺蹟。過馬關而墮淚。經橫濱而賦詩。浴海水於尹州。訪游俠於江戶。朱舜水之所稅駕。黃梨洲之所停驂。亦旣莅止。低徊久之。屬以權奸當國。等世藩之通倭。外敵憑陵。有邦昌之臣虜。回顧中原。眷懷祖國。具有赤心。寧能袖手。憤然西返。矢志東征。師賈誼之上書。效陳東之伏闕。時則妖氛蔽於禹域。淸議息於神州。曲突徙薪。無人見信。移山塡海。有願難償。遂乃再去父母之邦。遠遊西域之國。經太平洋之風浪。覽蘇彝士之工程。訪遺經於錫蘭。弔亡國於西貢。會當大戰初停。猶存浩劫餘燼。地中海之潛艇。尙有戒心。法蘭西之文明。夙所繫念。行經馬賽。言抵巴黎。訪路易之故宮。尋拿翁之舊蹟。睹鐵塔之高聳。尙想雄圖。觀金馬之幷峙。猶思霸業。若夫人情風物。亦復逈異宗邦。婦女則奇裝異服。競尙自由。燕姬遜其艷麗。趙女無其窈窕。貞操之說。俗所罕聞。以視中華。過猶不及。男子則窮奢極慾。迷於物質。戰爭是其本性。和平非所樂聞。進步之由。或緣於此。觀覽之後。亦足鑑焉。郭筠仙之所贊歎。黃公度之所詠歌。吾實備覩。且復過之。旅法二載。在陳絕糧。驅車赴德。行渡萊因。聽水聲之嗚咽。覩戰地之瘡痍。訪詩人歌德之居。尋大帝維廉之業。訝漢堡之繁華。驚栢林之壯麗。覽無愁宮之寶殿。弄萬色湖之輕舟。攝影於鐵血宰相之前。攝衣登改敎聖人之堡。放歌於那當山頭。行吟乎基爾海畔。遍遊德國。重返法京。道出比境。忽逢胠篋。行囊旣失。歸路無資。適有義士。解囊相助。乃達所居。幸免於難。行難甫息。國難復聞。路政來共管之議。度支起干涉之謀。念匹夫之有責。懼大廈之將傾。等嫠婦之泣周。效包胥之存楚。爰乃揭櫫大義。召號國人。求助友邦。冀伸公論。奔走法比之間。竟忘陳蔡之阨。且於遊比之際。弔古戰場。登滑鐵盧之殘壘。訪拿破崙之遺踪。愧無李華之才。徒發阮籍之歎。還來蟄居法境。益復無聊。遊興旣闌。歸思彌切。所謂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古人之言。良不我欺也。雖然。吾之出國。匪為游歷。溯其初志。亦有二端。一曰問學。二曰求才。言夫問學。則少耽書史。長泛滄溟。曩在東瀛。專意政治之學。頃來西土。潛心社會之書。顧在彼則歲月少而獲益較多。在此則時日久而進功轉鮮。此無他故。蓋國事關之。俗務牽之。疾病阻之。金錢限之。處境如斯。無可奈何。吁其悲矣。心傷碎矣。然後乃知學問之事。苟非富且閒者。殆難蘄於有成。彼囊螢刺股之事。第能期諸古代耳。然兄之於書卷。不惟好之。且復樂之。異時歸國。還讀我書。終當有得。持以問世。或亦較勝於專事稗販拾人牙慧者乎。若夫求才。則嚶鳴之聲。遍於大地。谷風之作。時復長吟。十年以來。結交所得。非無多數之良朋。而以世俗之誘惑。往往有不耐清寒變節而去者。雖不若張耳陳餘之刎頸。終難免管寧華歆之割席。吾昔嘗有詩云。淑世亦多術。舉網挈其綱。愛才如性命。宗法在湘鄉。邇來更事漸多。閱人較衆。乃知湘鄉之所以能號召多士。非徒以其義理。實兼資夫權勢。蓋彼其時。開府江南。建牙鄂渚。固儼然進退羣彥。黜陟百官也。吾以匹夫。竊不自揆。妄欲企之。抑何可笑。故自今以往。縱不敢效蘇季子徒羨勢位。要亦似晉文公之略知情僞。苟有機會。獲掌鈞衡。吾心如秤。不爽輕重。宏獎善類。嚴戮奸人。馴至太平。猶運諸掌。此則兄之所敢自信。然亦視際遇如何。要未可以成敗論耳。抑兄之素性。喜讀古籍。好慕先賢。自幼已然。於今未改。聞諸家人。先母在時。頗重胎教。當其孕吾時。嘗讀先哲傳略。故兄自就傅。即嗜歷史。繫情古代。夢想前型。得自先天。遂成定性。美雨歐風。莫或變易。吾幼好弄。不敬兄長。先母見責。恒以戒尺。其上有文曰。鋤惡念。養善性。絕淫朋。塞邪徑。屏輕浮。學剛正。此十八字。乃吾外祖之所錄。以教其門人。而先母得之家傳者也。邑中有名翰林蕭世本者。吾家之姻長。而曾文正之幕僚也。嘗受業於吾外祖。而自題於戒尺。稱此數語。為其終身獲益之格言云。故吾母持之。以教吾兄

弟。百端皆喻。吾始瞭然。奉以周旋。有如經典。自離家庭而入社會。迄今二十餘年。學校之所教授。師友之所箴規。舉不逮此十八字對於吾影響之大。此則家庭教育之爲益。吾實身受之。而未敢漫然持反對之論者也。惟此高尚之人格教育。實所以使吾與今之汚濁社會捍格而不相入。偃蹇至今。正坐是故。雖蒙其益。亦受其累。第念慈母期望之殷。終不敢有違庭訓耳。今所耿耿不釋於懷者。惟吾既以身許國。而乃置妻子於家庭。自遨游乎海外。結婚十年。居家三月。凡茲舉動。實背人情。清夜自思。不勝惶汗。溯當時結婚之由。實因家人欲以妻子繫吾之念。使不至冒險再爲革命。殊不知吾之性情。不讀書卽革命。兒女私情。豈能阻我。吾當時亦殊失愼。輕於聽從。遂使汝嫂。坐守望門之寡。自誤誤人。尙何言哉。然吾固非若世俗浮薄少年之動喜拋妻子而別求戀愛者也。吾雖遍歷繁華之境。而終未嘗涉足狎邪之叢。此皆交游所知。吾妹諒能相信。憶在栢林。求治腦病。醫者告言。宜近女色。以當藥石。朋友慫慂。至於再三。而吾終拒之。不爲所動。凡此貞操。實逾節婦。非敢自誇純潔。亦聊以報答吾妻耳。然吾固非墨程朱之腐儒。實乃直宗陸王之心學。昔宋胡銓正色立朝。能揭秦檜之奸。而一旦謫居。乃不能拒棃渦之惑。可知朱子一流之宋學。固不近乎人情也。去國以來。屢經世變。田園寥落。骨肉凋零。回首家山。空餘涕淚。殘年風雪。益動鄉情。窗外孤松。室內明燈。伴我書此。以寫離悰。吾妹讀之。當解我意。幸告汝嫂。勿我爲念。倦飛之鳥。終返故林。失侶之鴻。時聞哀叫。臨顈悽惻。不知所云。兄琦再拜。

附妹來書及詩數首

四哥大人左右。家園一別。幾度春秋。異國風光。能無感慨。雲山萬里。音問多疏。貧病支身。不堪言狀。斷雁驚秋。何堪風雨。啼鵑泣月。夜冷山林。楚璞三投。屢下卞和之淚。黑貂一領。誰憐季子之窮。愧無道韞之才。得

申鄙緒。空抱木蘭之勇。不遇良時。故爾强從姑命。聊居顏子之巷。閉戶看經。怕惹世俗之行。不敢謂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而此心於富貴榮名。久已銷磨。憶昔吾家雁陣成行。衣錦榮歸。姊妹相攜。滿室歡笑。今忽玉樹飄零。徒悲秋老。恨也何如。兄乃有志之士。不難吐氣揚眉。然人生天地之間。當知進退。顧兄攝影。瘦骨稜稜。讀兄詩函。深爲慨歎。昔者張良避穀。不願爲官。淵明種菊。却輕五斗。古人輕財淡世。命得長而名亦留於後世。兄今拋却青春嫂氏。隻身走遍天涯。倘一朝有疾。舉目誰親。不若早日歸來。坐領故鄉風味。不負薄俸之名。圖得骨肉之聚。豈不善乎。且有志者。終能展其才華。在本鄉竟無益耶。而輕致此身於異域。妹誠私心痛之。聊修片語。望兄鑒納。所有餘懷。具呈六首。不惜汚目。幸爲改正。千萬珍重。不盡欲言。此請

遠安　　　　　　　　　　　　壬戌年四月十六日妹歸蘭陵氏肅上

不聆兄訓數年違。有志青雲跨鳳飛。他日錦衣歸故里。故園風物較前非。
萬里長江水自波。深閨怨女淚痕多。漫言遊子心如鐵。回首家山奈遠何。
無端滄海動風煙。孤雁嘹天只自憐。世事已隨流水盡。空留明月照山川。
萱堂有樹恩難酬。伯道無兒恨不休。最怕途窮遭俗眼。那堪殘喘度春秋。
掃却繁華不憶家。聊將詩酒度生涯。古來多少英雄客。贏得名時鬢雪花。
一函書就倩人封。寄向雲山幾萬重。書到大雷休墮淚。好將消息托歸鴻。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執行部致評議部函

本部擬請 段調元 沈 昌 左舜生三君爲本會學款保管委員會委員，如荷贊成，懇即簽名爲要。 此上

評議員諸公均鑒。

評議員簽名 陳啟天 鄧仲澥 蘇甲榮 陳仲瑜 惲代英(仲澥代)

總會通告

第五屆評議員選舉票，去年已由南京總會分發各會員，現在統計前後接到評議員選舉票已過半數，改選結果如下：

正式當選評議員七人

左舜生 三十六票 楊效春 二十二票 楊賢江 二十二票 惲代英 二十一票 鄧仲澥 二十票 李儒勉 十八票 倪文宙 十五票

候補當選評議員五人

黃仲蘇 十四票 惲震 十三票 李大釗 十二票 蘇甲榮 十一票 田漢 十一票

評議部推定執行部正副主任

本會第五屆執行部正副主任，已由評議部推定陳啟天李儒勉兩君擔任。

新加入會員

張鴻漸湖北人。研究地理。胡鶴嶺河南人。研究哲學。均由余家菊李璜汪奠基何魯之陳寶鍔介紹入會。張君通信處 6 Valley field Street. Edinburgh. 胡君信由張君轉。

任啟珊湖北人。研究教育。由惲代英陳啟天劉仁靜梁紹文余家菊介

紹入會。任君通信處漢口大蔡家巷民新學校。

本會創辦學校捐款補誌

	總數	繳款期限
劉衡如	一百元	回國後再繳
王克仁	五十元	第二期交足
王崇植	總數未定	第一期先繳二百元
常道直	總數未定	第一期先繳五十元
方東美	二百元	第二期交一百元餘續繳
康紀鴻	一百元	第一期交五十元餘第二期繳
朱自清	八十元	十三年八月以後按月分繳
侯紹裘	總數未定	第一期先交五十元
蘇甲榮	地圖一百卷	約值銀一百二十元十三年七月交足

總共銀九百五十元

第一期卽本年七月交四百七十元

第二期(卽民國十三年七月後至十四年六月)交二百三十元餘續交

又　張夢九　捐德國之教育的版稅全部

　　王光祈　捐德國人之婚姻問題版稅全部

　　宗白華　捐流雲版稅全部

附　錄

旅法各團體聯合會解決國內時局意見書

全國農工商學各界均鑒：敬啓者，自曹錕賄選登台以來，喪權賣國之舉，較諸任何政府爲多，臨案要求之首先承認，既啓外人干涉內政之端；俄發債票之貿然允准，尤喪失國家權利無算；此外如威海衛條約之簽字，收回僅獲空名；金法郎案之損失，承認在所不恤；又復進行二千萬英磅之借款，甘以路權爲犧牲；承認日本私借於段氏之款項，直視民意如無物；凡茲罪狀，實駭聽聞。同人等遠在海外，無力鋤奸，東望祖國，彌切憂憤。猶憶曹氏當選之時，全國輿論無不一致反對，素號穩健之團體如上海總商會江蘇省教育會全國商會聯合會，皆有通電申明，誓不承認賄選總統，詞嚴義正，中外同欽。至若工界學界之態度，尤爲激烈萬分，南方反直之軍人，亦復隨聲附和。同人等海外聞聽，竊喜神州正氣之猶存，以爲善分子之聯絡一致，必足以推倒惡勢力而有餘，消極反對之餘，必有積極討伐之舉，既否認非法政府之成立，必有合法政府之組織，良以反對賄選之團體，類皆社會之中堅，舉動非同兒戲，救國豈托空言，用是引領東望，日盼佳訊西來。不意荏苒至今，政局依然混沌，國賊之亂政如故，國民之坐視如故，而外患則因之愈亟，國權喪失益多，長江外艦之聯防，廣州外艦之示威，在在令人驚心動魄，有寇深禍至，亡無日矣之感。以同人等之遠居異域，猶不免私憂竊歎，況諸公之身在境中，寧能漠然無所感覺哉。是則斷斷乎有不然者矣。夫諸公既深知軍閥之罪惡，猶不起而倒之者，無非僅國民之勢力太弱，難以抵抗手握兵柄之軍閥，因此大多數之心理，咸希望擁有勢力能顧民意之武人起而推倒當權之直系，以實現一較良之政府。此種以軍閥倒軍閥之心理，同人竊以爲根本錯誤，非敢徒唱高調，實則深鑒前車，往者袁世凱叛國稱帝，國民莫敢自動討伐，咸希望有力者起而反對。果也以蔡鍔之興師問罪，與馮段之對袁不協作，遂致袁氏氣憤而死，袁死而段氏當權，一意依附日本，賣國借款，至數萬萬元之多，皆用之以自殘同類。爲段御用之安福部，幾於無惡不作，國民又莫敢自動討伐，因而同情於欺騙國民之吳佩孚。吳氏以獲有國民同情，與南方之援助，遂一舉而推翻段氏，繼之以驅逐奉軍，因而獲有今日之實力，乃敢蔑視民意，肆無忌憚，攻川伐粵，黷武窮兵，國人苟非善忘，當猶憶皖直奉直兩役，國民對於吳佩孚之希望如何，及吳氏得志以後，其所以對待國民者如何。今豈猶欲重蹈覆轍，希望安福系所擁戴之段祺瑞，與交通系所擁戴之張作霖，聯合討直，而毫不思一顧主人翁之權威爲國民自動的討伐耶？夫國民自動討伐國賊之議，驟視之若甚難，而細察之則甚易，普通之議論，皆以爲國民無武器，實則國民非無武器，特久藏而不用耳。商人之武器爲罷市，工人之武器爲罷工，農人之武器爲罷租，歐美各國之國民，無不持此以挾持其政府，其在我國，甯獨後人。往者五四之役，三大武器僅用其二，且僅限於一二地方，而政府已懾於國民權威，不得不罷免曹章陸矣。今若更爲有目的有組織之大規模的國民運動，則其成效必大於前，有斷然而無疑者。吾人審知軍閥之所恃在於兵隊，則先由全國農工商學聯合組織之國民代表大會，決議宣布不裁兵，不納稅，以斷軍閥之餉原，如裁兵之不能無款，則先由國民代表大會，議決於糧稅項下，加抽國民捐，專供解散軍隊安置散兵之用，由各縣地方團體，負責抽收，繳納於國民代表大會所選舉之國民委員存儲，以備資遣兵士，使軍閥無所藉口。倘猶有敢擁兵不裁，違抗民意者，則一面由國民代表大會宣布該軍閥罪狀，令全國國民對之一律停止租稅與糧食之供給，一面對於順從民意實行裁兵之軍人，加以國民代表大會之委任，使任

討伐之役，如此則軍人之頑梗者必知所畏懼，而稍明大義者，亦必聞而奮興，思立功以邀譽於國民，又何愁軍閥之不就範耶？此則同人等所認為解決內政最適當之方法也，至其進行之程序，亦謗畧陳如下：

（一）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籌備會　先由上海總商會總工會江蘇省教育會等團體發起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籌備會，通告全國各縣農會商會工會教育會縣議會，各舉二人，赴各省省會開全省國民代表大會。

（二）全省國民代表大會　由各縣團體代表會同省議會議員全體，在本省先開全省國民代表大會，討論解決時局辦法，再由總商會總工會總農會省教育會及省議會各舉代表二人赴上海，開全國國民代表會議。

（三）全國國民代表大會　由各省舉出之代表，在上海開全國國民代表大會，辦理下列各事：（甲）議決全國應裁兵額；（乙）議決加稅裁兵辦法；（丙）選舉國民委員四十人；（丁）推定常任代表每省各二人。

（四）全國國民委員會　全國國民委員會，由全國國民代表所選舉之國民委員組織之，共分四股：（一）外交股委員十人，專任向外國交涉勿借款及供給軍械於違反民意之軍閥等事；（二）裁兵股委員十人，專任調查全國軍隊實數，及督促各省當局依照全國國民代表大會通過之議案實行裁減軍隊事；（三）財政股委員十人，專任清算中央財政，審查一切借款之用途，製為表册，宣布全國；（四）法制股委員十人，專任起草憲法，預備提交各省所舉之常任代表審議，經三分之二代表通過後，即成為正式國憲。國民委員之選舉，不限於代表，惟常任代表則須由各省代表互推，或用投票互選，國民委員以得票最多者為委員長，每股互推一人為主任，所有委員之任期，概以正式政府成立為止，正式政府以全國裁兵事竣新憲宣布依照憲法選舉之國會組織之。國民委員有不稱職時，常任代表得由過半數之會議通過撤換改選之。

（五）國民檢查軍隊委員　各省所舉之國民代表十人，除留二人為常任代表外，其餘八人概由國民委員會任為本省軍隊檢查委員，給以正式之委任狀，使回本省督促當局裁兵，各省武人倘有違抗，則由該委員等一面令全省國民罷市罷工罷租，以為抵抗，一面呈由全國國民委員會下令申討之，其部下將官有能服從民意者，由國民委員加以委任，責成辦理裁兵事宜。

上述方法，本極平允，國人苟有決心起而合力進行，則糾紛之時局不難由此解決，跋扈之軍人不難由此就範，亡國之禍，庶幾可免。倘猶坐視不顧，聽其自然，一任軍閥之蹂躪，與官僚之賣國，則國權喪失既盡，國命亦隨之傾矣。言念及此，可為寒心，興邦亡國，責在國民，何去何從，應早審定。至於對待外敵之方法，應以排貨為原則，尤其對於謀我最急侮我最甚之英人宜首先加以經濟上之制裁，以促其外交上之反省，吾人對於美日兩國，皆嘗適用此法而有效，今何不可一施於野心勃勃之英國，以表示我民族不屈之精神。彼印度國民以已亡之國，猶敢倡排英貨，不與英人協作，矧吾國尚儼然為一獨立國家，國民對於外貨之購買與否，本有絕對自由之權，又安所用其顧忌耶？此外如聯合亞洲各小民族以共同抵抗列強，是亦對外方法之一，要在我國人奮起以圖之耳。時間孔亟，國難方殷，同人等身居異域，心繫宗邦，敢貢芻蕘，以便採擇，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旅法各團體聯合會謹啓　二月十五日

書大(56)

THE YOUNG CHINA.

民國十三年三月出版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五分	一分半	一分半	六分
半年六冊	八角	九分	九分	三角六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廣告

等第	特等	上等	普通	普通
地位	一面	一面	一面	半面
一期	四十元	廿六元	二十元	十一元
三期	一百十元	七十元	五十五元	三十元
半年	二百元	一百三十元	一百元	五十五元
全年	三百八十元	二百五十元	一百九十元	一百元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及論前）其餘為普通